

說小學技篇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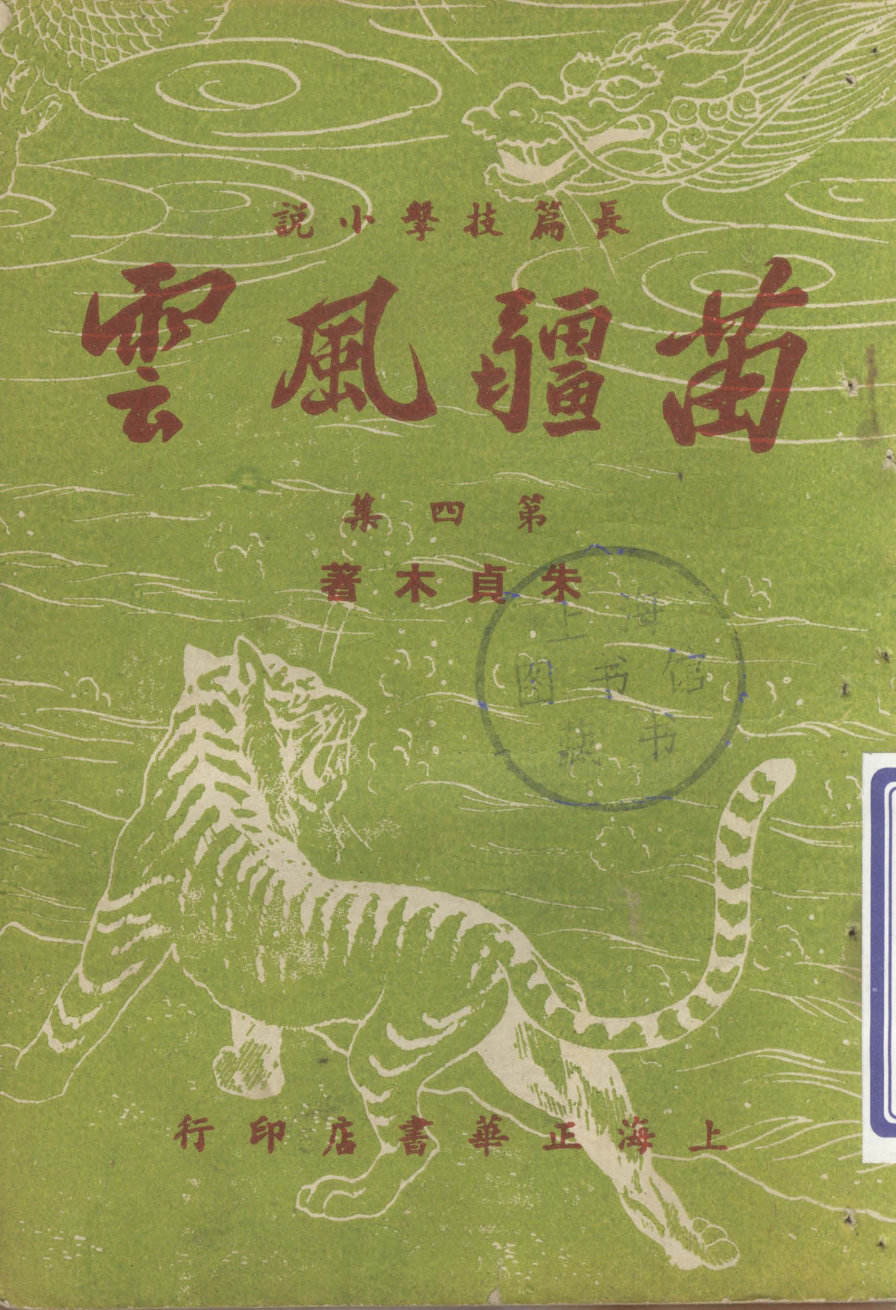
# 雲風疆苗

集四第

著木貞朱



行印店書華正海上



上海图书馆藏书

朱貞木著



AS41 212 0035 56528

長篇武俠奇情  
苗疆風雲

『第四集』

上海正華書店印行

# 苗疆風雲

(第四集)

目次

- 
- 第一章 「天魔洞裏的風光」……………一
- 第二章 「武侯祠中的劇戰」……………一八
- 第三章 「柳侯拐杖懲悍苗」……………二九
- 第四章 「任同知的縛獅計」……………四二
- 第五章 「靈鷲求援哀牢山」……………五四

武俠長篇  
技擊小說

# 苗疆風雲

第四集

朱貞木撰

## 前 引

安馨偕了玉驄從滇北入川，欲到成都府刺殺落台吳禮，報復血海深仇。途經川邊金沙河下流白鹽井地方，得奇遇，逢到武當傳人宇文劍虛，宇文老人賞識玉驄人品武功，將甥女黃素素許給，互交信物訂過婚之後，兩人重上征塵，不意到達防吉努迤西方山一柱峯，竟誤入黑店，兩人全被迎風倒葉酒迷倒，女匪騷紅生性淫蕩，見到玉驄英俊挺秀，起了邪念，立刻將玉驄擄到私設的窖洞中，想盡情領略溫柔風味，玉驄被毒酒麻醉，四肢軟癱，無力抵抗，只有任其擺佈。幸而玉驄根基堅厚，雖是處在蕩婦的懷抱中，心神仍一絲不亂，仍在細細推諱此後應付方法。

### 第一章 「天魔洞裏的風光」

安馨玉驄歇脚用飯的酒飯舖，本是方山一柱峯一家有名的黑店，店主名叫甘什仔，綽號叫做長脚

狼，是川南大盜飛天虎岑龍的門徒，武功已得峨媚玄門真傳，自從飛天虎奉了吳禮命，去滇南暗刺安馨，一去不返，失去踪跡後，就投到防吉努匪首安山的門下，因他的武功高強，所以很得匪首安山倚重。派他在一柱峯下開設這家黑店。據誘玉驄的苗婦，便是他渾家，姓朋單名叫紅，因生性淫蕩凶狠，所以苗人都叫她騷紅，是岡吉努一帶出名的女匪，武功比長腳狼還要精湛，所以她丈夫有幾分怕她，騷紅面首甚多，有時遇見漂亮小夥之過路客人，縱不被甘什仔生剝了，也叫騷紅搥到自己祕室的窰洞內，享受肉慾去，直到折磨得他死去方休，這座窰洞，她自己題名：叫做天魔洞。

當時安馨玉驄兩人，雙雙被那個面黃肌瘦的苗子，用迎面倒藥酒放倒，原本一齊打入內層房洗劫了，作人肉飽吃的，幸虧騷紅見了玉驄；英挺絕俗的風姿，竟至失魂落魄，湊巧那時丈夫甘什仔不在店裏，她更毫不顧忌，立時便將玉驄搥到自已住房，玉驄隨帶的行囊，也一同提走，她將玉驄放剝床上，藏過他的行囊，就用解藥給玉驄服下，那知玉驄剛剛醒轉，長腳狼甘什仔回到酒樓，得知她將一個幼年崽子，擄回家去，長腳狼就趕到渾家房裏來，當面問她爲什麼留這幼崽！騷紅主意早已打定，硬說是自己娘家姪兒，甘什仔雖明知她的話待考，但也不敢說什麼，猛然想到內層房還拴着一個未宰呢，且去問問他這個幼年崽子，是不是岡吉努司的人？是不是姓朋？要不是的話，回來拿他開刀，

也還不遲。那知等他趕到店內屠房一看，不由大聲驚叫起來；原來板上所綁的豬崽早已不見，却換了兩個屠房的夥計，一面一個，綁定在桌子腿上，四面一找，那有安馨的影子？甘什仔明知事情出了毛病，就是看不出毛病出在那兒？他一路暴跳如雷，也忘了先去解救那兩個夥計，一口氣又跑回自己家裏；原來他家不是住在酒樓裏面，却在離酒樓半里來路的一處竹樓中住家，他一到家中，一路高聲大嚷的向樓上叫他的渾家騷紅，誰知聲息俱無，甘什仔心中越發懷疑，一脚跨進自己臥房，向牀上一看，既不見方才那個年輕的小苗子，也不見自己的老婆在那裏？這一來更使甘什仔莫明其妙。知妻莫若夫，他未嘗不知道他女人的性情，明明是看中了這小苗子，却推說是娘家姪兒，如今怎的連他帶她，一齊不見蹤影、難道我今天買賣作不成，還要饒一個老婆嗎？甘什仔正在張惶無主，咬牙切齒低聲咒罵他那個騷紅時，只見從外面窗口一閃，立刻和鳥兒似的飛進兩個女郎來，一人手執寶劍，一人手執單刀，用劍一指喝着說：「大胆賊苗，竟敢在官道上開黑店，殺人性命，豈能留你害人？」說着舉劍砍到，擊到人到，甘什仔在張惶無主當口，這一劍是不易躲閃，好個甘什仔，瞧來人劍尖已點到胸口，一聲怪吼，倏然斜刺裏往後倒縱身，躲過了來劍，右手已將腰間苗刀抽出，腳下拿樁站定，一上步迎了上去，執劍女郎又嬌喝着說：「賊苗！你把那年輕酒客，藏到那兒去了？要狗命，快說實話！」

喝說着，施展武當劍術，逼了上去。甘什仔一把苗刀，上下飛翻，招數迅疾，兩人在竹樓上交手，不能多久，交到七八招，立刻顯出強弱來，甘什仔刀法雖是純熟，但是女郎的劍術，更爲神奇，已被逼得遞不出招來，甘什仔自知不是敵手，立刻虛砍一刀，雙足一登，向後竄跳了下去。持刀的女郎始終站在旁邊觀戰，這時見持劍女郎要跟着甘什仔向後竄跳下去，立刻一個縱步，攔住持劍女郎說：「妳跟這種亡命徒爭什麼勝負？快快尋人要緊」，一句話似乎提醒了持劍女郎，立刻止步不追，二人在樓上樓下找遍，竟不見一個人影兒，連稱奇怪。

飛進竹樓來，逼走甘什仔的兩個女郎，原來就是宇文劍廬的女兒和甥孫女，那持刀的女郎，就是劍廬之女珊兒，那持劍的就是珊兒的女甥素素，也就是玉驄新訂婚的未婚妻。她們兩人本住在白鹽井，怎會跑到這一柱峯來呢？這裏面事實經過是這樣的：原來素素有一寄母，住在川南寧遠府南邊黑龍塘，這黑龍塘就在丙谷之北，相去甚近，所以素素與珊兒常來看望的，並且素素這位寄母，是位威震三湘的女俠，武功已得武當真傳，與黃宗義是同門師兄弟，所以也可說是素素的師姑，丈夫姓俞，早已故世，本姓柳名德宗，江湖上推崇她的武功和人品，都叫她柳俠，近爲年齡已高，厭倦江湖，所以隱居在川南黑龍塘。那日素素與玉驄訂了婚之後，宇文劍廬堅留兩人，在村中盤桓了三天，素素對於

這位夫婚夫的人品武功，十分愜意，因為內心愜意，所以見到玉驄覺得羞怯了，由此素素又想到看望寄母去，當於即日午後，強邀着珊兒同去。兩人這次來拜省柳俠，珊兒觀面就將素素訂婚之事，告訴了柳俠，柳德宗問知是穆素珠郎之子，十分歡喜的說：「真是一位名家之子，我雖不會見過這位穆素士司，可是滇南威鎮三十五猛得穆素珠郎，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後來聽說被人害了，所以久已不聞他的消息，如今素素得此乘龍佳婿，正可為她一賀」。素素見寄母如此看重玉驄的家世，才知道玉驄果是名門之後，心中也就暗自喜慰，她甥姨二人在柳家住了兩天，閒談中柳俠忽提到近來川滇交界上，苗匪首領安山的事，她說安山近來在川滇一帶，胡作非為，黨羽日衆，聲勢日大，自己隱居好靜，不願預聞這些閒事，更不肯輕易重開殺戒。素素聽了此言，記在心中，頗想在歸途中查究一下，等到二人別了俞德宗，回轉白鹽井時，在路上素素便將自己的意思對珊兒說了，珊兒畢竟也是年輕人好事，又覺得除惡安良，是行俠作義人的本分，於是二人商量量，一路留心察看，逢到這家出名迎風倒的酒家，二人便注意了；原來甘什仔專侍迎風倒路行旅的事，她倆也是聽德宗所說。那知素素等抵達甘家酒店時，也正是安驛等二人向川南進發。兩人在方山一柱峯甘家酒店打尖之時，素素等是隱身岩後林間，所以安驛不會看見，她們一見安驛玉驄雙雙走入甘家酒店，暗暗叫聲糟糕，自然不能不管



這件事了。所以當安馨等中了蒙漢藥酒，被店中酒夥網送到屠房裏來，素素等早隱在旁邊專等機會，及至將兩個屠人的屠夫綁在桌腿，同時救醒了安馨，玉驄已被騷紅擄走，甘什仔正趕到住家去究問騷紅的時候。安馨避過神來，珊兒便問他玉驄的下落，安馨也是說不上來，只急得滿頭大汗，連說：「怎生是好」？却一點辦法沒有。

甘什仔由住家趕回酒店，到屠房一看，不見了安馨，當時大吃一驚，那時素素珊兒安馨三人，正在竹樓上搜索玉驄的人，在甘什仔二次趕回家時，素素珊兒二人在竹樓上一眼瞥見，當就悄悄跟蹤了去，這時的安馨，却還在酒店內搜索，可是店內除了兩個屠夫，一個酒保，和一個坐櫃台的老苗全都網綁了以外，什麼人也再沒有一個，那裏還有玉驄的影子？這真不能不使安馨急得發跳，可是縱然跳到八丈高，也是枉然。安馨正在無計可施，呆呆的怔立在店堂中，忽見軟帘一動，從外面跳進一個長大苗人，手執一柄雪亮的苗刀，乍見安馨，似是一楞，不由從口中說出一句：「噢！你倒還在這裏」？安馨却不知此人就是店主甘什仔，正不知此人是好人，還是壞人？尚不肯冒昧動手，那知甘什仔一見安馨，却認識他是從自己屠宰房脫逃的豬崽，如何不怒，立即大喝一聲說：「你這廝倒逍遙自在的在這裏，竟敢將我的夥計給綁了起來，沒有別的，且吃我一刀」，話到人到刀到，看去十分矯健，

但是安馨那會將他放在心上，立刻一閃身讓過來刀，退左足，進右足，左手掌單立護住門面，右手苗刀早向甘什仔分心就刺；這柄刀方才已被黑店搜去，在素素解救安馨時，在櫃房中又找出來，此刻甘什仔向他一遞招，兩人立時在酒店門首走開了招術。要知方山一帶四無人烟，而且又都在安山老苗的勢力圈內，所以甘什仔毫無顧忌，不但怕人看見，並且還盼來個把自己道兒上的人。就是不來相助，也可得知店中出了事情代向安山那裏送上一信，他因為見到安馨武功精純，自己恐怕戰不下，所以引到店門外來戰鬥。這原是甘什仔的一種希望，偏偏事有湊巧，他的希望竟成了事實，當甘安二人正交上手時，不久便有一個混名三隻眼的腿子，正走向甘家酒店來，原想呷上兩盅白酒的，不料走到對面林中，遠遠聽到甘家店門首有呼喝跳躍之聲，定睛一看，塵土飛揚中，正是甘什仔和一個過路客模樣的人，正在拚命，心中立時大驚，自己沒這胆子向前，只好退回林內，陡一轉念，立刻飛奔安山下處報告消息去了。

甘什仔的武功，得自峨眉玄門真傳，手底下頗有真實功夫，以安馨的功力，此時與他對壘，都能立即取勝，不過他要打倒安馨，也是不可能的事，這一來就成了久戰的局面，恰好素素珊兒在甘什仔家中搜查了一遍，並未查出玉驄，心中十分奇怪，便匆匆的又走向酒樓來，一見甘什仔與安馨正打

在一起，素素性急，一聲嬌叱，連人帶劍，早向甘苗捲了過去，跟着珊兒也加入幫助，甘什仔剛才已嘗到兩女的厲害，這時更有三人來對付他，如何能抵敵，還算他知趣，向珊兒虛砍一刀，掉頭就跑。他是出名的長腳狼，所以足下較快，甘什仔仗着自己的脚程，一口氣跑出老遠，那知後面三人，誰也不會追趕；因為他們志在尋覓玉驄，就無意去追他，最後還是珊兒有些主意，竟從兩個屠夫的口內探出玉驄在醉倒後，被甘什仔之妻騷紅帶到家裏了，但是方才她兩人在甘家搜了半日，不但不見玉驄，就連騷紅也不見影兒，安馨等正在咻咻稱怪，不知所可的時候，忽聽旁邊有人喝聲嘶喊說：「你們能放了我，我就告訴你們騷紅藏的地方」，素素等不諳苗語，不知那人說什麼？安馨一看，正是坐櫃台的老苗子，忙向前用苗語問他說：「很好，只要你能告訴我們同伴在那裏，我一准立刻放你走路」。那老苗要求先放後說，安馨知他跑不了，就用刀將繩束挑斷，老苗舒了舒手脚，便向安馨說：「當你這位客人和那年輕小夥兒醉倒之後，本意一起送到屠人房的，恰巧那時店主甘什仔不在這裏，只有他女人躲在竹簾後看得出神落魄，等到你倆一倒，騷紅立刻跳了出來，走到你那年輕的夥伴身邊，橫看豎看，我冷眼旁觀，就知道她又要打主意了；因為她見不得年輕漂亮的小夥兒，要像你我這種老頭，一百個她也早砍完了。她看了半天，就命夥計將小夥兒抬到自己家裏，以後就不知她怎麼去享受那小

夥兒了，你們要找她，得上她家裏去，在離此不到半里的一座竹林中，有一所小小竹樓，樓前挑着一盞紅燈，燈旁掛着一個銅牌子，上面鑄着一個安字的那地方，就是她家」。素素等一聽，便向安馨說：「我們早到她家去過，一個人影都不見哪」，老苗在旁聞言，忽地眉毛一舒，臉上立刻湧出一層奸笑來，又向安馨說：「如此說來，那個女人一定將你同夥藏到天魔洞去了。」。三人聞言，忙問天魔洞在何處？老苗又指點了路徑，三人才放了老苗，匆匆奔向天魔洞。

騷紅此時正在天魔洞內細細咀嚼溫柔風味，因為玉聰四肢仍然疲軟無力，沒法抵抗，只好任她撫摸摟抱。作者寫到這裏，似乎有一漏洞，便是安馨玉聰同是被迎風倒麻醉了，怎的安馨醒來，依然能與甘什仔交手，怎的玉聰就會四肢無力呢？原來騷紅將玉聰抬到家裏，怕他醒來不依自己的擺佈，所以在他未甦之先，給他灌進了幾粒「蝕骨丹」，這蝕骨丹原是苗洞一種毒藥，常人服下三粒，便有三天手脚不能轉動，如同癱瘓一樣，如果連服數日，從此就成了廢人，玉聰醒後，四肢無力，不能動彈，騷紅後見玉聰尚無深拒自己之意，又要將他帶到天魔洞，怕他行走不便，所以又給他服上一次解藥，就是在甘什仔走後，她給吃的那幾粒粉紅色的藥丸。不過這解藥分爲大紅色與粉紅色二種，大紅色的力強，一次就可將蝕骨丹的毒氣解淨，粉紅色力微，餘毒尚在，只能行動，却不能恢復武功，因爲

騷紅見玉驄體格精壯，身帶寶劍，疑他有武功，怕一次給毒消盡，他萬一變臉。就麻煩了，所以只給消了一半毒，她原打算到了晚間再給他服大紅的藥丸，但是此刻懷中摺着一個俊俏的活寶，敢說騷紅雖然閨人甚多，但像玉驄這樣的童真美質，她發誓也不會遇到過，此刻春情蕩漾，不由自己引自己，引她渾身如同雪獅子向火一般，幾乎融化。她一想看這寶貝的情形，尚不至於深拒，我何必自討苦吃，到口美食，不乘此嘗嘗，一定要等到晚上？她此心一起，自然無法遏止，渾身的慾火，已經騰到了萬丈高峯，什麼也顧不得了，忙一骨碌翻身坐起，急急從懷中另取出一包大紅色丸藥，用一杯開水，教玉驄服下，玉驄不明大意，那裏肯服，騷紅無奈，才柔聲媚氣的向他說：「寶貝兒，別害怕，你不是四肢無力嗎？這幾丸咽下去，立刻就能復原了，復了原我們可以……」她說到這裏，眉目橫飛，神情蕩冶，滿面妖淫之態，已盡情宣露，可惜玉驄天真，未諳風情，對之漠然，聽說能够使自己復原，也料到此婦尚無惡意，決不會毒死自己，便也不再懷疑，將丸藥接了過來，一飲而盡，騷紅見他服下，心中大喜，忙叫他睡下，靜靜的閉目休息片刻，自會復原，玉驄依舊閉目貌臥，且看她怎樣？

那知騷紅一翻身下了地，走到洞角上暗處，悉率了一會，重又走到榻邊，這工夫不過半盞茶時間，玉驄的藥力已到，他躺在榻上，暗暗運了運氣，試了試手腳的力量，果然已與平時無異，心中大喜

，正想跳起身來，忽見從洞角上飛過一個花蝴蝶似的人來，此人正是騷紅，此刻渾身衣褲早已脫淨，只在外面罩了斗篷似的一方大花布，斜角形搭在肩上，兩手握著兩只布角，上面的一角搭在背上，下面的一角掛在腳後，面前用雙手一掩，自然還能遮住身體，但她此時兩手向左右分張，從遠而近，勢若要將榻上的玉驄環抱到懷中去。她走到近前，玉臂分張，滿臉透紅，好像吃醉了酒似的，眯着一對媚眼，向玉驄身上撲來，玉驄不由嚇得猛的一個虎跳：從榻上直跳起來，倒將騷紅也嚇得倒退一步，忙問：「這是幹什麼」？玉驄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又見騷紅滿面春色，一走一動，渾身肥白的肌肉，一顫一抖的，恍蕩不已，玉驄此時氣力已復，只是朱痕劍已被騷紅收起，不在身邊，見了她那等不堪的形狀，立刻火望上冒，大喝一聲：「好個無恥的賊婦」，喝聲未落，右手立掌一翻，「螳螂探爪」，猛然向她的肥白胸口擊去。騷紅此時萬想不到玉驄仍是不肯就範，一見玉驄竟揮掌擊來，這苗婦真是厲害，在這色迷心竅當口，她竟猛然一矮身，閃開玉驄右掌，一長身，倏然右手一領那方花巾，豁喇一聲響，花布早已捲成一個套兒似的，猛向玉驄當頭罩下，玉驄如何肯被她罩住，一個縱步，跳到旁邊，心想我何必傷她？趁她赤着身子，追不出去，我不如趁早逃出洞去，找安馨要緊，想罷也不來難為騷紅，一個箭步，便望洞口那條道上奔去。

騷紅想到已將到口的饅頭，忽被天上伸下一隻手來搶了去，真是又急又恨，不禁將滿懷春意，變成怒意，一腔慾火，變成殺機，立刻一步搶到壁間囊中，撈出一件喂毒的暗器，名叫「野人葷」的，立刻抬手向玉驄背上發去；這野人葷是一種喂毒的鐵鏢，長約三寸，粗如人指，形狀如葷。那知玉驄並非易與之輩，一聽身後風聲到處，知道來了暗器，也不回頭，只向左背石壁邊一閃，暗器落空，玉驄早已又一箭步，到了門口，在他以為騷紅赤身露體，決不會追出來的，一縱步到了門外，就一邊走着，一邊察看到方才那座酒樓的去路，原來他想去看看安馨的情形如何？誰知玉驄才出洞不遠，聽得後面足聲，忙回頭一看，正是騷紅赤着上下身，手中握了一柄苗刀，形如一隻白兔，飛動玉腿，瞬間，人已飛趕到玉驄身邊，厲聲嬌喝：「要命趕緊回去，不然就要取你的命！」此時在月光下，不比方才洞中，她的全身，一切的一切，看得越發清楚，玉驄對她下身瞅了一眼，嚇得低了頭不敢正視，那騷紅却若無其事的又腿插腰的站着，見玉驄不跑不語，以為他心思活動了，竟伸手過來硬來拉玉驄。騷紅是色慾瞋心，一切利害全有些分不出來，只想仍將玉驄拉回去，慰她的飢渴，偏偏玉驄見了這副形狀，真有些嚇昏了，見她來拉，死命的賴着不肯走，可笑當時的情形，大約雙方都有些迷糊了，所以誰也不拿出武功來，只是一味的拉扯。

正在這樣難解難分當口，猛聽一聲斷喝，一支五寸長黑色長針，疾如閃電，直奔騷紅背心飛來。騷紅這時慾倏萬丈，心迷神昏，兩眼死釘着玉驄的臉，右手下死勁拉着玉驄的左手，意欲拉到懷中去，身後更無暇顧到了，等到她警覺，那長針已着了她的赤裸的背心，只聽她一聲慘嗥，立時撇開了拉住玉驄的手，嘆的一聲，斜撲在左側地上。

原來這支長針是安馨發來，安馨武功得自穆素珠郎傳授，少林門中素不主用暗器，這次所發的長針，叫做八寶神釘，他是在十四年前，經過象鼻冲簾一場驚險，覺得吳禮手段毒辣，難保再遣能手來暗算自己，所以他在那年的第二年中，去探望玉驄的時候，見到大覺禪師，跪求傳授點少林獨得秘技，備作抵禦強敵！大覺禪師見安馨資質純厚，不忘舊主，對玉驄關懷情深，心甚契重，就將昔年行道江湖時，得來的八支八寶神釘，贈給安馨，並將其中精奧，心眼手法，完全傳授給安馨，大覺禪師在傳授時，曾再三語誡，若非遇到死不兩立的仇人，和本身已到最後關頭，輕易不准使用，安馨見甘仔騷紅兩人，在官道上開黑店，殺害過路旅客，更又公開設立屠人房，吃人肉，他自得瑯兒姨甥兩人救醒時，已立志要替行人除去除去一害，當時安馨與瑯兒素素兩人，離開酒樓，依照酒樓老苗指點的路徑奔來，走到一處小叢林間，猛地瞥見迎面遠處，從剝刺裏奔出一人，定睛一看，正是玉驄，心裏一



塊磨石頓時落地，他正想奔過去招呼時，忽見又追出一隻白羊似的人來，又見奔到玉驄跟前，玉驄竟直呆呆的立着不動，跟着來人竟伸手過去，安馨不禁一驚，看到玉驄呆若木鷄的神氣，恐喪命在這人手下，慌忙一個箭步，竄出樹林，探手從腰間掏出一支八寶神釘，氣運內勁，一聲斷喝，隨手發出，安馨在這神釘上，已有十餘年的功夫，已練得出神入化，得心應手，安馨內力充沛，雖然離開有三丈餘遠，然而勢疾力足，竟鑽進了騷紅的後心關元穴，立時喪命。

騷紅中鏢倒地，玉驄不由嚇了一大跳，見騷紅撲翻在地上，俯身向她背上一看，見有半寸來長一支鋼針尾子，露在背心骨脊上，定睛細瞧，認出是安馨在離開猛連寨家時，帶在身上的八寶神釘，當時曾經提給個人閱過，知是師祖贈給他的，他估量尺寸，知已刺透前心了，當就伸手拔出神釘，只見釘尖起處，殷紅鮮血如泉般外流，雪白的玉背，頓時染成紅色，又一眼看到騷紅屁股，雪白玉股，不由羞慚得無地自容，正想避開這具赤裸裸的女屍，猛聽有人呼叫，一抬頭見是安馨，不由大喜過望，見安馨已跑到近前，忙迎了上去，問說：「安叔！你是怎麼脫身的？我們真是兩次爲人了」，安馨奔到苗婦屍旁，認出是騷紅，脫口問說：「怎的這婦人連衣褲都不穿，就……」他說到這裏，忽然大悟，恐玉驄不好意思，也就不往下講，便拉着玉驄的手，向樹林中走來，一路就將素素珊兒相救的經過

說了一遍，玉驄一聽是素素救出安馨來，這時她婉婉兩人，也到了對面樹林中，回想方才那苗婦相追逼時，多半已被自己未婚妻看見，好生不得勁兒，隨了安馨走進樹林，正待與二女相見，忽聽從正南上來了許多呼喝奔馳之聲，四人俱都一驚，忙向人聲來處看去，見浩浩蕩蕩，有一大隊苗子，手持長矛苗刀，紛紛向四人立處趕來，安馨叫大家分三路應敵。

這隊苗子，就是先前那個苗腿子到安山下處送信後，由安山派來的悍苗，原來這一帶都是安山黨羽，所以每家門上有一方鐫個安字的銅牌的。這些人趕到酒店，坐櫃的老苗就告訴他們安馨等已向天慶洞去，衆苗這才又向這條路上趕來，正好素素殺了騷紅，大家尙未離去，衆苗碰個正着，此時衆苗一見他四人，就展開一個半圓形的圈子，將四人遙遙的圍住了，然後看見有兩個爲首的苗漢，一個生得鷹鼻猴腮，獐頭鼠目，和猴兒似的精瘦，一個生得豹頭環眼，身材高大，十分凶猛，這時那個豹頭環眼的凶苗，一擺苗刀，喝說：「大阻的蠻子，竟敢在方山一帶橫行欺人，難道也不打聽打聽，此地是什麼人的境界」，話未落聲，已縱身躍到安馨面前，舉刀就砍，安馨一閃身，拔出苗刀，揮刀進招，那個鷹鼻瘦苗，同時也縱身過來，玉驄當也縱身迎上，兩臂一錯，展開少林三十六手擒拿法，和瘦苗搏鬥。安馨玉驄一人敵住一個，還走不到幾合，苗隊中忽然又跑出甘什仔來，口內呼哨一聲，叫衆

苗向素素珊兒兩人立處圍將上來，二女本覺站在這裏，怪沒意思的，見衆苗紛紛趕來，便嬌叱一聲，珊兒藏住衆苗，素素一步上前，揮劍向甘什仔砍去，六個人就對兒一路廝殺，珊兒却早將衆苗兵的矛桿子與弓箭，削成片片墮地，衆苗大亂，甘什仔稍一分神，早被素素迎頭一劍，將偌大一顆頭，連肩帶頸，砍了下來，骨碌碌的滾到那個高大的苗人腳邊，那苗不會提防，一脚正踹在甘什仔頭骨上，腳下一歪，立腳不住，跌跌沖沖的搶出老遠，因他腳下一虛，已不能自主，正闖到玉驄身邊，玉驄看得親切，回手一劍，削在那苗的腳踝上，哎呀一聲，幾乎歪倒，忙一擰身站住，正想逃走，却好珊兒一路砍殺過來，欺那苗傷腿，立即一個箭步，躡到他身邊，平拖單刀，唰的聲向那苗子下三路橫掃過去，又聽嚓的一聲，那苗子的兩條腿都中了刀傷，饒他勇猛，已支持不住，連躡帶跳，走不幾步，早已栽倒地上。

另一個瘦小苗漢，一見自己三人，倒了兩個，一死一傷，知道今天占不了上風，立刻一聲呼哨，叫衆苗退走，自己第一個先跑，這裏安馨等並不想趕盡殺絕，見衆苗逃走，也就不再追趕，只陪了玉驄回到洞裏，找到了朱痕劍，四人一同向官道上走來，珊兒等提到這一帶有惡苗安山爲首，就在方山四境，無惡不作的話，安馨才恍然說：「原來如此，怪道一路看去，凡有人家門上都鎮着一方銅牌，

上面一個安字，這樣一看，方才來的那夥人，竟是安山的羽黨，我們將他們趕走，說不定前途還有問題呢」。珊兒便說：「正是呢，二位此去，必須過了丙谷，才能安寧，因為安山的勢力，只在丙谷之西，到了丙谷，那地方連着黑龍潭，黑龍潭有一位前輩俠客住在那裏，安山他們也決不敢再近丙谷的」。安馨便問：「是那一位前輩」？珊兒笑說：「這不是外人，正是我們這位素素小姐的寄母，她老人家姓柳，夫家姓俞，名德宗，人都稱她柳俠，又稱柳俞女俠，這安山的橫行不法，我們此次就是聽她說的」。安馨哦了一聲說：「如此我們路過黑龍潭時，也應該去拜訪一下，因為也是我這位老世姪的寄岳母哩」。一句話說得素素雙頰飛紅，本來這次她與玉驄相見，二人誰也不會理誰，此刻讓安馨一句話，招起了素素的羞赧，便不肯再和他們同走，就在三岔路口站住了向珊兒說：「我們回去吧」，立刻轉身要走，珊兒知她用意所在，便亦向安馨玉驄二人告別，二人忙向珊兒素素又道了謝意，然後各分東西而別，在這一個過程，莫說素素不會理睬玉驄，便是玉驄因騷紅的怪模樣都叫素素看了去，心裏說不出的惶恐，所以一句話也不敢說，這正是中國古時社會中未婚夫婦的一種典型態度，細想來最是令人可笑。

## 第二章 「武侯祠中的劇戰」

在打箭爐西面的臥龍洞，是打箭爐南西北三方面苗夷的首樞；因爲臥龍洞有一個了不起的悍苗，此人能左右全雅州府屬所有的悍苗的，這個悍苗就是龍古賢，也就是吳禮的護身符，這龍古賢就是飛天虎岑龍的師弟，武功也得峨嵋玄門真傳，長腳虎甘什伊是他的師侄，手下爪牙甚衆，他與吳禮狼狽爲奸，壟斷着雅州各地苗夷的市場，富可敵國，最近吳禮因爲得了吾寶兒夫婦的密報，知道安馨挈了穆索珠郎之子，要向自己尋仇，便與龍古賢商議，龍古賢也知道安馨是個人物，師兄岑龍去謀刺安馨，一去不返，他以爲是喪在安馨手中，所以這次用全副精神來對付，他便主張聯絡川南與滇北各苗族悍匪，一路迎着安馨玉璽，隨時隨地下他二人的手。吳禮便將這一件事情，完全託付了龍古賢，許他事成重謝，龍古賢最是貪婪，更想替師兄報仇，自然一口應允，自去安排。

龍古賢雖係苗人，其人頗有計謀，善於安排，他暗自村度從安馨家鄉三十五猛，直到四川成都府這條路上，共有幾處地方可以利用的？他知穆索家在三十五猛威名遠震，那一帶苗人奉穆索如神明，決不聽自己的指揮，自普洱經順甯到大理這一帶，沿着金沙河流域，人烟稠密，那是不能下手的，算

起來只有三個地方可以動手，第一是雲南楚雄與川南交界之處，第二是長江沿岸川滇交界屏山之西的泥溪司；蠻夷司平夷這個三角地帶，第三就是打箭爐東南清溪附近的百吉泥頭，羊老山松林一帶的三角地帶，這三處口子上，龍古賢都有够上交情的朋友在那裏，他便分頭派人連絡，那川南與楚雄交界處，便是上文說的那個安山，不過龍古賢派去與安山接洽的人，出發稍遲，等到安山知道有安馨玉驄二人經過本界，已在甘什仔騷紅等人被殺之後，一面那瘦苗敗陣回去，向安山一報告安馨等人的模樣武藝，一面才得到龍古賢的知會，雖然他聽瘦苗所說殺死甘氏夫婦的人中，還有兩個少年女郎，但是那一老一小的穿章年齡，頗與龍古賢所說的相似，再一問甘什仔的店中人，才知安馨等二人本是到店打尖，二女郎是後來的，安山這才斷定安馨玉驄，就是殺死甘什仔的人，立即重新派出幾名得力部下，從方山直入丙谷，一打聽時，知安馨玉驄已到了黑龍潭住下，黑龍潭爲柳俠居處，衆苗未敢前進，重又派人回安山處請示，安山是龍古賢的拜兄弟，安馨又是自己拜兄指名要辦的人，更又是刺死門下爪牙的人，與一般過路客不同，自然不必問她柳俠不柳俠。

安山自負一身軟硬功夫，自以爲一時無敵，雖然震於柳俠的威名，但是從來未與柳俠對過手，只憑江湖上一般人的頌揚，他想那柳俠強煞總是個女人，論稟賦體力，怎能敵得住自己苗洞生長的人，

雖非銅皮鐵骨，也是打熬得十分強壯的身體，這就是他明知有柳俠在此，他也悍然不顧的要幹一下，此外他還有一層深意，他想如果此次碼頭被他闖開，自己的地盤，便可伸張到丙谷以東的各處，豈不是勢力越發推廣嗎？如此種種原因，他才急急忙忙帶了四個親信，和十幾名隨從，自家中出發，向丙谷而來，這四個親信中，都是苗疆的兇悍之徒，第一人名叫安柱，係安山族人，行三，自幼天生神力，會單身在同一時頭，擊斃猛虎一頭，豹子二頭，因此苗疆中都尊他爲打虎郎安三洞主。第二人名滿星光，係岡吉努司前任土司的兒子，平時倚仗他父過去的勢力，在司裏橫行不法，簡直是苗疆中的土豪劣紳，苗人畏懼他的勢力，尊他爲神槍小土司；因他善用標槍，尤其善於擲遠，無論獅虎熊豹，只要遇上他標槍出手，在二十步之內，沒有擲不中的，別開老虎獅子的腦壳多硬多堅，滿星光這一標槍擲去，準保戳一個透明的大窟窿。第三第四兩人都是安山寨中的武教頭，一人名南景元，善使一桿白臘杆長矛，一抖手足有面盆大的槍光，能隨手捲起，還善發多種喂毒的暗器，百發百中，在川南滇北一帶，頗有個名頭，外號人稱南老虎。一人名岑剛，據說是苗母漢父，自幼流落苗疆，不會遇見好人，才走入江湖黑道，他的武藝得自母傳，擅長輕功，躡山越嶺，迴旋如飛，更又善使一根七節響鞭，用純鋼製成，每節中藏一鈴，外邊看不出什麼來，可是舞動起來，銅鈴琅琅作聲，所以竟以此聞名，

人都稱他爲響鞭岑秃子；因他是個天生癩頭漢。

安山天生是一個惡苗的首領，生來足智多謀，身長九尺，腰圓背厚，好一個強壯的體格，自幼練成金鐘罩鐵布衫兩重硬功，一經他運用氣功，除了幾個要害以外，可說刀槍不入，他善使一柄金環厚背大砍刀，和一條隨身帶着的九節連環純鋼尉遲鞭，他這一硬一軟，兩件兵器，在江湖上闖蕩了不少年，也就在苗疆與邊境上爲惡了不少年，他與吳禮，雖非素識，但也有個耳聞，爲巴結他起見，此次接了師兄龍古賢的知會，大大的賣起氣力來，當時便帶了安滿南岑四個人，悄悄混入黑龍潭，早有預先派去的腿子等人，迎接到準備好的下處，那是在黑龍潭西街上一所地藏殿裏。

安馨玉聽到了黑龍潭，見是一座小小的鄉鎮，也是一二十家鋪戶，離鎮七八里遠近的化龍橋下，住着那位柳俠，向鎮上人一問皆知，安馨對於這位柳俠，過去是聞名已久，知是一位武功高強，行俠作義的人物，只是無緣拜識，此番與玉驄向省城去，有着重大的任務，本也不想就去拜訪她，可是在路上時，已經向珊兒素素提過這句話，如再過門不入，似乎有些不合，而且這位柳俠既是玉驄未來夫人的寄母，在玉驄的立場上，似也應去拜見一下，爲此便與玉驄商量之後，到達黑龍潭的次日清晨，二人就變變到化龍橋柳府上去拜訪。



女俠柳德宗今年已有七十餘歲，她是深得張松溪一脈真傳的，論內外功俱臻上乘。此番珊兒素素到她家裏，會由珊兒對她提起素素最近因比武訂婚的事，會由宇文老人作伐，許配了滇南三十五猛，穆素土司後人穆索玉驄，又說玉驄爲滇南哀牢山大覺禪師入室弟子，武功已得少林派真傳，人品軒昂，柳俠久聞滇南穆索珠郎在平吳一役裏，顯過能耐，在滇黔一帶很有威名，心中甚喜，不料過了兩三天，安馨挈了玉驄，登門拜謁，柳俠忙親自出迎，接到內廳，一看玉驄氣宇軒昂，武功堅實，十分贊歎，於是當即設宴款待，安馨筵前細看柳俠，只見鶴髮童顏，神凝氣靜，一望而知是個內功精湛人物，備致欽敬之辭，柳俠笑說：「年衰力朽，早已不敢與後進諸君爭勝，真所謂尸居餘氣而已」。一時說到穆素珠郎當年被害情事，以及玉驄此次復仇的志願，柳俠不勝感喟，却點頭說：「郎君如此英武，報仇之事，早晚必要達到的，不過我素聞本省吳藩台，便是當年茂州府知府，此人論計多端，多行不義，且與雅州松潘兩路的悍苗素有來往，龍古賢尤與親密，二位行蹤雖然祕密，難保他們沒有個耳聞，此番路途尙遠，一路還須加意小心爲是」，安馨玉驄自然唯唯應命，席散後二人辭謝別去，柳俠眉毛一揚，向二人說：「二人初經此地，人地生疎，我看如不嫌簡慢，不如就在舍間就攔幾天，畢竟要比外面僻靜得多」。安馨聞言，暗忖柳俠雖係老前輩，又是玉驄未婚妻的寄母，與一般朋友不同，

但究竟是一位婦道，玉驄雖可算她的寄女壻，自己又算什麼？如今老實不客氣的住在她家，未免有些不便，想到這裏，當即躬身稱謝說：「多謝老前輩的盛意，本應如命遷到尊府，多多領教，怎奈玉驄世姪行路性急，恨不得能早到一天，好早了一天心事，因此明日就要上路，一夜之間，就不必再打攪尊府了，下次得便，再當拜謁」。說罷躬身告辭，柳俠見他們去心甚堅，毫無留戀之意，也就不再堅留，只得說道：「既如此一路上多加小心，但願早日成功，那時再當爲二位接風道賀吧」。說着一直送到二門口，安驤再三攔住，才止步不送，眼看着安驤玉驄，同往鎮上而去。

安驤玉驄在黑龍潭共住兩夜，第一夜是初到的第一天，第二夜就是到柳俠家赴宴回去的一天，黑龍潭小小鄉鎮，根本無店可住，二人就住在西街盡頭的一所諸葛武侯祠中，這武侯祠川中最多，而地近苗區，更易數見，祠廟並不怎大，大都是一個正殿，配着兩廡，後面還有一層，都供着昭烈帝，這君臣同祠的風俗，想必由來已久，所以杜工部詩中竟有「一體君臣祭祠同」的那句話，也許是有所指實的。閒文休絮，却說安驤玉驄回到武侯祠內，日色已經平西，二人在柳俠家散席不多時，自然吃的甚飽，當時便主張不再作飯來吃，今晚早些安息，明天天亮好早行。

當時二人就在武侯祠的大門甬道上，看着廟雖不大，甬道兩邊的柏樹，十分鬱茂，幾乎將一條甬

道，遮成了一條碧綠的胡同，柏樹上常有灰尾小鳥飛鳴跳躍，吱吱喳喳的雖然熱鬧，全祠却一個人影都看不見，心說這裏怎的連個香火都不見呢？二人從甬道走到門口，向西邊山峯上一望，見那紫巍巍的日光，正照在一帶籬落之間，屋子西邊竹林中，空出一塊塊的夕陽西墜的雲彩，也有紅的，也有紫的，也有青黃的，也有灰白的，閃閃爍爍，自己可以從竹林空隙間望出形彩，那一叢叢的翠竹，外襯着紅紫黃金各種色條，一縷縷的掛在天空，等到太陽一下水平線，這才算把那美麗的夕陽，用碧綠的翠竹給襯托出來。他二人隨便玩賞了一會子，見天色漸漸黯將下來，祠外一片空地上，遠遠的有幾叢野樹，幾條小河汊子，橫亘在平曠上，四外遠遠的有三五處晚炊，直上空間，那一幅鄉村暮景，着實令人欣賞。二人就走向殿右的旁廡中坐地，在屋內雖還不至蕪污狼籍，但連一張桌椅都沒有，眼見得是個無人過問的荒祠，好在二人的武功了得，自然胆量也大，絲毫不放在心上，各人將隨身的行李捲兒打了開來，向地上一鋪，先倚着屋內牆壁靜坐，過後天色越黯，屋內並無燈燭，幸而新月已上，照得這荒祠中竟生出一些生意來。正殿院中，兩邊有着兩株合抱的大松樹，此時新月臨風，就照着松間碎影，曖曖的響個不了，猛聽兩株樹上，連聲嘯嘯亂響，安穩精細，忙掩步走到殿廡門口，向院中張望，正是兩三隻松鼠，一邊嘗着松枝上松果的香味，一邊却和牠的同伴們淘氣，故意的飛過來躡過去

，如穿梭一般，在松陰間往來跳動，安馨這才放心，倒在自己鋪蓋上睡去。究竟行路人是辛苦的，不大一會，二人全都入了睡鄉。

在鄉村的夜間古廟裏，當然是最寂靜的地方，牠靜得幾乎連在地上掉下一隻針，都能使人們聽得清清楚楚。這一晚安馨等利用這個寧靜的夜景，來了個十分酣睡，以酬他們兩三天來的勞倦，於是他們二人睡在偏殿中，竟一遞一聲的打起眠鼾來，在靜夜之間，倒也覺得稀裏呼嚕的頗有一番唱酬之意呢。

從這一派稀裏呼嚕的鼾聲中，忽然發出一種遠近的呼哨聲，漸漸的向武侯祠四周圍將攏來，安馨年歲已到四五十歲之間，夜間睡眠的程度，不比年輕人那樣沉，此刻雖在熟睡中，却仍爲一陣陣的呼哨所驚醒，等到他一經醒來，那就立刻聽出可疑之點，忙一個翻身，和衣坐起，悄悄着好鞋襪，手推着玉驄左肩，叫說：「老賢姪且醒醒，這裏出了事情了」，一語未畢，玉驄已經跳了起來，前邊正殿院中，似乎已有多人足聲，向着室門奔來。安馨大驚，立刻與玉驄握了刀劍，繫了行囊，隱身門後，向低下窗格向外一看，見共有四個苗漢，兩人已從自己窗櫺邊反奔到對面廊外，向自己這邊廊子下觀望，指指點點，似乎在等着什麼，安馨本以爲他人要來攻門，本打算乘機冲出，後見諸苗舉動，初還

不解，既而聞得自己窗下，似隱隱有嘶嘶之聲，立聞有一股硫磺味兒，直冲鼻管，安馨立時醒悟，低聲說：「趕快離開這裏」，忙拉着玉驄，拔開長窗，二人便雙雙飛躍而出。

當二人剛剛出得配殿室門，身後轟天價一聲響亮，方才二人存身的配殿臨窗的半排房屋，早已在灰飛木蕩中倒塌下來，安馨等也可說是從烟霧塵火中跳身而出的。

原來四苗漢正是上文所說安山手下的四個悍苗安柱等人，他們在祠外算計好了，將門便在西配殿廊下兩端安上了一包炸藥，準備一下將安馨玉驄轟斃，如萬一不死，再合力圍攻，却不防他們在窗下時已被安馨看見，等到炸藥爆炸前，藥線着火嘶嘶的聲音，又被安馨聽見，這才拉着玉驄冒險逃出，此時四苗萬不料安馨等已從火中冲出，反倒嚇了一跳，但在這剎那間，四人一聲吆喝，立又圍將上來，四件兵器，紛紛向他二人身上擱來，玉驄也不知怎麼回事？見屋塌殿燬，才知是苗人暗算，不由心中大怒，一聲怪吼，一柄朱痕劍和風捲殘雲似的就裹到了四個苗漢當中，旁邊安馨在高聲大罵之間，也使開了那柄折鐵苗刀，星月光下寒光閃閃，二人的刀法劍法，畢竟與一般苗人大是不同，四苗中以武功而論，要算岑禿子和滿星光爲高，滿星光一見二人閃展騰挪，蹣跚如飛，身手矯捷異常，招術純熟，自知不是敵手，忙打了個胡哨，立從祠外又跑進七八個苗兵，一人手中除了苗刀而外，都扛了一

桿標槍，滿星光隨手向苗兵手中接過一桿來，遠遠的一擡手，口中喝聲：「着」，呼的一聲，一桿標槍便向玉驄迎頭直飛過來。

這時其餘三個苗漢正和他二人交手，他們當然知道滿星光的那一手功夫的，唯有安馨和玉驄並不知此苗善擲標槍，呼的聲，一根又長又大的東西向玉驄飛過來，論理說玉驄等躲避暗器都不算事，標槍既比暗器長大易見，自然易於閃避，殊不知此物係滿星光的特殊功夫，自有他的妙處，別看他長大，但速度之快，力量之大，真是出乎意外，所以玉驄一見槍到，因牠長大，便不閃避，只用朱痕劍去格，那知標槍力能擊穿獅虎腦壳，力大非凡，如今被玉驄迎頭一格，槍尖自然格開，可是因牠的力猛器沉，未能墜落，竟呼的一聲，整個兒橫將過來，槍尖雖已斜去，槍尾却正好橫掃過來，嘯的一聲，正擊中安馨的肩頭，安馨冷不防中了這一下，震得他手臂都麻，苗刀幾乎脫手，不由一驚，慌忙一擡腰，閃過槍尾把，這時旁邊岑禿子的七節響鞭，却已掃到了安馨的腰上，安馨一見，這一下可要躲不過去，真虧他眼明手快，從小的功夫，到老不懈，猛可地使了個「旱地拔葱」，平地裏向上跳出八尺高去，岑禿子鋼鞭便從安馨腳下掃過，可是這一連兩三手，真把個安馨唬得汗流夾背。那知一波甫平，一波又起，安馨夢足剛剛到地，聽空中呼的一聲，黑黝黝一根長傢伙又到，標槍頭帶着星月光，一

閃閃的直向安馨額上飛來，安馨知道方才玉驄上了當，才使自己遭了池魚之殃，這回他看得親切，並不去格，只將頭略略一側，那根標槍，竟嘯的聲從安馨左耳邊擦過，只聽啍啍一聲，早直釘在正殿廊下的庭柱上了。滿星光連發二槍不中，他一怒之下，竟跳出圈子，站得遠遠的，專等苗兵手中取了標槍在手，冷眼看着機會，他今晚拿安馨玉驄當了獅子老虎，一槍接一槍的直飛過來，他二人知道此人標槍大有功夫，大意不得，稍一疎神，必被扎個碗口大小的窟窿，雖是步步留神，終覺討厭，安馨便一邊揮動苗刀，敵住三苗，一邊暗暗掏出一支八寶神釘來，取了出來扣在左掌上，專等空隙發射。

這時南老虎正持着一桿長矛，嘯嘯一連三四抖，幾個斗大的矛花向安馨前胸面門兩處直扎過來，安馨冷眼看滿星光，正站在東配殿廊下台階上，就一邊閃，一邊退，看看將退到東配殿廊下，離着滿星光只有七八步遠近，知道滿星光正抬着頭揚着臉，向遠處的玉驄注意，一面正從苗兵手中又取過一桿標槍來，剛自聚精會神的一舉手，還未發出，安馨已到他近旁，手中神釘倏的向滿星光咽喉發去，只聽啍的一聲，正中滿星光要害，皆因滿星光居高望遠，竟忘了注意身旁，安馨從下方斜着向上發去，居然命中咽喉，可笑滿星光噓了氣還不知是中了誰的暗算呢？這裏安柱與岑秃子正和玉驄拚得你死我活，忽見台階上和額金山倒玉柱似的躺下一個滿星光，不由一怔，玉驄手法何等快疾，那裏容得

他分神，一看岑秃子方才一鞭颺空，一見滿星光倒地，不由抬頭呆望，在驚詫之中，前身門戶洞開，顯然已疎了神，說時遲，那時快，朱痕劍一緊，龍形一式，一個「撥草尋蛇」式，嘯的聲連人帶劍，從他的腳下直翻上來，只聽嘩的一聲過處，岑秃子的肚腹上早被刺入四五寸，玉驄一面轉身跳開，閃過旁邊安柱的獨角棒，一面趁勢將手中朱痕劍一攪，隨手向外一拔，秃子「吶」的一聲，栽倒在地，一大堆肚腸子，却五顏六色的向外直冒，那情景好不可慘，南老虎與安柱一見四人傷了兩個，正在阿呀呀怒喊之際，忽聽空中一聲斷喝，響如洪鐘，震人耳鼓，跟着星光下人影一閃，立時現出一個又高又大的苗漢，那人身法之快，着實驚人。原來正是來接應南老虎等的滇北獅王安山。

### 第三章 「柳俠拐杖懲悍苗」

安山原是隨了安柱等同來，却故意比四人遲到一步，在他們劇鬥時，他本早在祠外牆上藏着觀戰呢，如果四苗得手，他自己也就不露面了，此時一見敵人一招，舉手之間岑滿喪生，他如何還能躲着不出來呢？當卽一抖腰間一條純牛皮藥製的豹尾軟鞭，抖了出來，這鞭雖是皮製，鞭首和四周輪廓，却都鑲着純鋼，鋒利無比，而軟鞭的招數三十六手，也與別的兵器不同，他是依了五行生剋，從三十



六手，化出九九八十一式，每一式變幻起來，可以化到三百六十式週天之數，安山的縱橫苗疆，所向無敵，也正恃此一手絕技，這安山一到院中，先向安馨撲來，安馨用神釘射死滿星光，取回神釘之後，正要收拾安柱，却從空中平白的見安山亮了傢伙，一動手如何瞞得了安馨？知道來者不善，心說莫非就是珊兒等人所說，那個匪首安山，看他適才所展身手，和所用兵器，知是一個勁敵，當時就留上了神，就與安山安柱三人，丁字兒走開了場子，玉驄刺死岑脫子，又去戰南老虎，南老虎却早不是玉驄的對手，別管他矛花兒抖得多大，玉驄一柄朱痕劍早使得他招架不及，他正在顛巍巍沒法還招之際，玉驄等他矛花兒抖得大大的時候，猛的運用臂力，聽準了矛桿，這一劍削去，但聽「喀嚓」一聲，矛尖早被削得斜飛出去，南老虎一見，嚇得魂靈出竅，他立刻將手中白臘桿子向玉驄迎面摔去，玉驄微微一側，早已讓過，正要踏進一步，踩他的洪門，誰知南老虎一見，掉頭就跑，玉驄一則因他本領平常，二則見他兵器被削斷，他畏懼而逃，乃是常情，自然不疑他有詐，見他一走，舉步便追，南老虎一直向祠外逃去，玉驄也趕了出去。

二人約跑有三百餘步的遠近，正過了甬道，將對大門的地方，那裏松柏茂盛，樹葉濃密，月光本微，星光更被遮得黯黯淡淡，玉驄正在考慮這地方有些險惡，猛聽南老虎在前面哎呀一聲，直從地上

翻了過去，似乎是扳了石頭，立脚不住，栽倒的模樣，玉驄以爲他不慎摔倒，心中一喜，正想趨前一步，舉劍取他性命，誰知就在南老虎在地上一翻一滾的當兒，立覺一道寒光，直奔面門，玉驄萬不防他有此，心中一驚，忙着向右一側身，打算閃過去，偏偏慢了一步，就覺得左肩窩裏嗚嘩一聲，立刻一陣酸麻，還想掙扎着，自己拔去暗器，那知就在這一剎那間，神志一陣昏迷，便自栽倒地上。原來南老虎專一製造喂毒暗器，且百發百中，他向玉驄發的，正是苗人習用的蓮蓬子母釘，此物用機簧括發，形如蓮蓬，中排三十粒喂毒鋼釘，其中十五粒大，十五粒小，故稱子母釘，每發必出子母同出，故被傷的人傷口常有二洞相連，因二洞相連，毒發容易穿潰，用意至惡，此種毒藥，也有輕重之分，重者中傷人在五小時內可救，到一晝夜時死亡，輕者中傷人在一晝夜內可救，到三天死亡，此時玉驄所中竟是重者。所以立即倒地昏迷，南老虎一見玉驄倒地，心中好不得意，忙一步搶到玉驄跟前，從苗匪手中接過一柄苗刀，舉起來就向玉驄當頭劈下。

安驛雖然武功了得，但本已與安岑諸苗力鬥半日，此刻忽加入一支生力軍的安山，雖然岑禿子已被玉驄朱痕劍刺死，南星光死在安驛釘下，但安山的武功，較岑禿子南星光兩人，要遠勝十倍，安驛以疲乏之餘，再與安山安柱這兩個兇神似的周旋，漸漸覺得有些力怯，此時見玉驄已經追着南老虎向

祠外跑，心中更覺懸念，安山何等機靈，一看安馨此種神情，知他心懸兩地，立刻趁勢一緊手中的軟皮鞭，但見一片黃光，真和一條虬龍似的，使展開來，真個又沈着，又勇猛，每一下都向安馨要害處擱去，安馨越發手脚忙亂，這當兒安柱一刀橫着向安馨肩背砍來，安馨跨左足，挫腰，側頭，剛剛避過，正待展開右手苗刀，向安柱右脇下擱去，那知安山那條軟皮鞭早和蛇影一般，飛到安馨背上，安馨目注前面的安柱，等到覺着鞭風臨近，要想回身架格，竟已不及，就是躲閃也來不及了，眼看這一鞭掃在背心上，不打個皮開肉綻，也必震動內臟，受傷不輕，自知生死關頭，在此一瞬，也就不管他好歹，立刻運用兩足，和腰間的溜勁，猛的一個橫旋，整個身軀和蝴蝶兒似的斜着橫躍出去，這是從少林花步變化而來，他的功能，全在躡身點足，足尖提勁，兩腿向左右連絞，才能將身軀旋轉出去，安馨畢竟是武林中名手，雖然身處險境，仍能自救，不過這一個絞花步，旋轉的勁勢太過，雖已旋出鞭風之下，雙足竟站立不住，連跌帶滾，直翻到西廊廡下，那地方方才正震塌了一帶門窗牆壁，亂石磚瓦，堆了一地，立腳不住，自然一下便倒在上面，偏偏安山十分矯健，他一見安馨用絞花步閃過皮鞭，早就一蹬雙足，如影隨形的跟了安馨跳到石堆前，舉鞭便砸，這一下安馨可就萬無閃躲之法，眼看就要喪命在他的鞭下，誰知就在這間不容髮之時，眼前人影一晃，安山皮鞭早已崩的一聲，破陣回

去。

安山沒有防備，幾乎把頸槽碰在自己腳面上，忙凝神一看，見當前一位老婦，身穿一件半長的襖子，齊到膝蓋，腰束一條茶青色絲縵，下邊白襪高高束起，足登一雙福壽履，手中却只拄了一根拐杖，立在安馨身旁，安馨百忙中認識她便是白天拜訪的女俠德宗，也就是素素的寄母，安山却不認識她，因她既攔住了自己的皮鞭，而且態度安閒的站着，知是一個勁敵，雖不敢輕視她，但一時的忿怒，却無法遏止，立即向老婦指斥說：「妳這婦人怎的干預起我的事來？妳有什麼來頭？敢在妳安寨主跟前撒野？」說着竟一捧手中皮鞭，向老婦呼的聲攔腰掃去，旁邊安柱早忍耐不住，也就同時一舉手中刀，向老婦分心就刺，他弟兄倆這兩手，一上一下，十分厲害，安馨此時早已立起，雖然久聞柳俠大名，但看她衰羸老邁，又只拿了一根拐杖，心中不由替柳俠擔憂，見安柱刀到，忙從旁將他截住，那知這裏安馨的刀，與安柱的刀剛剛碰在一起，鏗的一聲，火星直迸之際，彷彿聽到輕輕一聲呼斥，鞭響之下，安山反倒一個龍鐘，望後撞出六七步去，不但安馨不會看得明白，竟連安山本人，也不知自己怎會倒退出去。原來當安山向柳俠揮鞭時，柳俠雖知此苗凶惡，無所不爲，不過自己已有十餘年未開殺戒，所以只將他的皮鞭用拐杖一掠，乘勢一翻手腕，用拐杖首端向安山肩窩上輕輕一點，安山這

才倒撞出老遠去，可是安山還是不悟，反倒怒火中燒，怪叫一聲，蕩開皮鞭，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將他的煞手招都使了出來；因安山見老婦如此厲害，才猛的想到此婦莫非就是柳俠？念頭轉到此處，自然又驚又恨，恨不得一鞭就結果她，所以一連使出幾手煞手招來。偏偏柳俠彷彿毫不在意似的，並不用拐杖去格架，只憑一個龍鍾欲倒的身軀，望左右兩邊來回的恍了幾恍，可笑皮鞭竟會每下落空，絲毫不會碰到她身上，柳俠一面閃着他，一面喝着說：「無恥的頑苗，還不知進退，你再要迷而不反，就莫怪我無情了」。

安山雖狡，終是苗人性格，一經發怒，再不考慮，只憑一腔惡氣，橫行不已，所以當時幾聲怪叫之後，立刻下了毒手，將右手皮鞭猛的向柳俠頸上掃去，左手却一撒手，發出一柄喂毒的飛刀，那刀才只三寸長短，一寸寬闊，兩邊皆銳，形如柳葉，名曰「甜柳葉」，爲安山最拿手的武器，他發出之後，唯恐還打不倒敵人，就一狠心，一連又發出四柄，一柄接一柄，跟蹤而來，向柳俠的上中下三路次第擊來，安山這一手功夫，平時至多發出三柄，已經從未遇見一個能避免的，今天一怒連發四柄，還在安山心中，以爲一任柳俠如何高明，總難逃過他手，誰知事竟不如此，他四刀發盡，一看柳俠依然行所無事的站着，安山真認爲她是個有妖術的人了，越發的急怒，口內不由罵得更兇，就將個柳俠

罵上火來。安山正想伸手向囊中再取第二次飛刀時，只聽柳俠一聲高叱，只上前一步，手中拐杖已橫着掃進了安山的左邊脇骨下，安山不料她有這快的動作，忙想向右退步，柳俠那還容他動彈，手起膀落，崩的一聲，正擊在安山脇骨上，在平時安山本有鐵布衫金鐘罩的功夫，區區一撈，又算什麼，可是柳俠這一撈打上去時，安山可就受不住了，只覺半邊身體受擊後，並不疼痛，却已麻木，左臂竟不能轉動。這才驚懼起來，知道今晚要糟，他畢竟是老奸巨滑，立刻向安柱叫了聲「快走」，仗着兩足還未受傷，拖着皮鞭撥頭就跑，旁邊安柱本與安馨打得正凶，一見安山敗逃，心中自然驚慌，便也虛砍一刀，跳出圈子，跟着安山跑出祠去，安馨正要趕去，旁邊柳俠止住說：「不必追趕，我們救人要緊」。安馨一聽救人，又向四面一看，不見玉驄，忙向柳俠說：「穆索老姪尙是追賊未回呢」。柳俠微微一笑說：「她已中了苗人喂毒的暗器，被我搭在前邊廊下，我們快去吧」。安馨聞言，嚇得直跳起來，叫了聲哎呀，忙隨了柳俠，直奔前院而來。

柳俠自玉驄安馨走後，聞得他們就擱在西街武侯祠中，知那裏本爲悍苗出沒的一個淵藪，料他們必將受禍。雖會留他們住到家裏來，可是安馨等客氣，不肯照辦，柳俠自不便明說，只得在他們走後，派了一個小門徒，名喚石崇兒的孩子，悄悄去藏在武侯祠左右，探窺動靜，果然不到四更天，石崇

兒就將安山等在洞中襲擊的情形回報柳俠，柳俠知道安山厲害，同時也要警告他以後不許再到黑龍潭來胡作非爲，這才來走一遭，也是玉驄應該有救，正當他中了南老虎的蓮蓬子母釘，已經昏絕在地。此時南老虎看出便宜，以爲玉驄這顆頭，准保可由自己拿到瀟古賢那邊，換取兩萬銀子，不比當窮教師強十倍嗎？一時得意忘形，嘻開了一張毛嘴，大聲喝着說：「好小子，這也叫你認識爺爺的蓮蓬子母釘兒」。一邊說，一邊一個箭步，躍到玉驄身旁，舉起那半截白蠟桿子，用階桿處照准玉驄的咽喉，往下直戳下去，那知他剛舉手舉起，斜着身子向下用力時，只覺得身後似有一陣風到。還來不及回頭，腰上早着了一下重的，疼得他連叫哎喲，丟了白蠟桿子，跌倒在地，那正是柳俠的拐杖所擊。柳俠走近玉驄身旁，向他傷處和臉上望了望，知是喂毒的暗器，估量毒還未曾散開，側耳聽了聽後院似有擊撲呼喝之聲，心想暫將玉驄攔在隱蔽處，且到後院看過情形再說，她一面提着玉驄，一面又低頭看了看南老虎，知是一時痛得發昏，一會就得醒來，怕他再去傷害玉驄，便伸手拚二指，在南老虎的左脇下氣門穴上點了一點，就閉住了南老虎的氣穴，非點不能再醒，於是藏好玉驄，匆匆由牆上飛入後院一看，恰好又是安馨命在呼吸之間的時候，柳俠就又解救了安馨。此時偕了安馨，走到前院廊子角落裏，一隻破香爐後面，將玉驄抬到廊下月光亮處，柳俠先按傷處，取出兩粒子母釘，托在手掌

中，向安馨說：「這是喂毒的蓮蓬子母釘，十分惡毒，凡是用此種暗器的人，論理皆應剝除，以免害人」。說罷將子母釘丟了，命安馨將玉驄的衣服解開，露出肩窩，從懷中取出一瓶藥來，先洒了些在傷口上，然後又從懷中取出一瓶金色小丸來，數了十八粒，倒在手掌中，叫安馨找了盃涼水來，托着玉驄的頭，慢慢的將金色藥丸灌送下去，向安馨說：「幸而時間不大，他的牙關還未閉上，否則就比較麻煩了」，說罷就收起兩瓶藥料，走到南老虎身旁，用手掌在他氣門穴上拍了兩掌，南老虎立刻哼出一聲哎呀來，睜眼一看，面前站定一位老婦人，還當是救他的恩人，連連道謝，又一眼看見安馨也站在旁邊，正楞楞的不知怎麼回事，柳俠就向他正色說：「你擅用喂毒蓮蓬子母釘，本應殺却，我姓柳的久未開殺戒，這次給你個便宜，放你回去，就借你的活口，傳語安山，叫他少作威福，從此以後，更不許到黑龍潭來胡行一步，如再不聽良言，莫怪我姓柳的手下無情，話已說完，去吧」。南老虎聽她說姓柳，才知道竟將這位柳俠搬了出來，當即嚇得連聲諾諾，狼狽逃去。

柳俠見南老虎逃去，便回頭向安馨說：「我原知此地不甚安全，所以奉留兩位，在舍下暫時屈住幾日，偏偏二位客氣，才有這場糾紛，如今穆索郎君身受毒器，雖經用藥敷治，但怕不是一兩天所能痊愈，苗疆的喂毒暗器刀槍，安兄自然也明白的，須不是我過甚其詞，所以我想留你兩位在舍下暫住



幾日，等玉驄傷勢大愈，再走也還不遲，不知安兄以爲如何？」安馨聞言，又是惶恐，又是感激，忙躬身應諾，說了句「自應遵命」，二人說罷，安馨就取了玉驄的朱痕劍摺在背上，然後提了玉驄，隨了柳俠，連夜奔回西衙柳家來養傷，一直住到玉驄完全痊愈，柳俠又贈了他一套連珠箭，又傳授了他全部的點穴法，共分手指用膝用肘用四種，其法用指者，有一指二指之別，名曰指戳點，指按點，用掌者則有掌拍點，掌印點，掌按點之別，用膝者，以膝撞之，名曰膝撞點，用肘者，以肘臂拐之，名曰拐撞點，故手法共有撞拍按戳多種，人體全身，分三十六穴，其中有死穴啞穴暈穴咳穴四種，得依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個時辰，來分別血液流行的經絡，按時點戳，其理闕深，其法玄妙，其功神化，不過非常難學。尤其難練，玉驄原也知道一些，安馨也會學過，但都不精，此次柳俠竟將武當派中內功點穴法的精奧，傳授了玉驄，詳而且盡的解說，就連旁觀的安馨都能頭頭是道，他雖未實地練習，却已領悟了不少。

玉驄經這一耽延，竟在柳家住有二十餘日，直待傷勢大痊，點穴法已盡得其門，才拜謝了柳俠，與安馨一同上道，向寧遠府進發，誰知他的對頭吳禮，早又在幾個要口上設下了天羅地網般的埋伏，以期殺了安馨玉驄，永絕後患，至使玉驄等又重陷危險之境。

安山自從在黑龍潭諸葛武侯祠遇見柳俠敗陣以後，對於玉驄安馨不但不會減了加害之意，反倒增加了段新的仇恨，至於對於柳俠，他自知不敵，只有懷恨，反無報復之意，因此對於玉驄安馨，更增加了仇視，本來他二人過了岡吉營司和方山一帶，就毋須自己再顧問了，但現在他立志要雪敗兵之恥，他情願率領手下黨羽，幫助龍古賢在第二道口子上，邀擊安馨玉驄兩人，這第二道口子是在屏山西首，泥溪司一帶，他這樣再為龍古賢效力，龍古賢自然來者不拒，仍允許他事成之後，向吳藩台請賞，決不辜負他的好意，安山自然高興，當即另派手下幾名武功高強的苗酋，隨了自己，走捷徑，欲趕在玉驄等前面，直向泥溪司而來。

玉驄安馨在柳俠家住了二十餘日，將傷勢養好，才拜辭了柳俠，重向長途進發，他們也是取的捷徑，從黑龍潭北走巴松，渡梁山河，沿河入崇山中，經拖須落以密哥及永定營，再入滇北的永善縣，由永善再入敘州府，才到屏山。這一條路綫，亦是柳俠告訴他們的，她認為最為便捷，不過山嶺重重，不大好走，好在二人都是一等的武功，路上只要不為仇家所見，也並沒有多大關係，到底可以早到成都，安馨等才謹遵命，那知偏偏就在此路上又遇見了對頭冤家。

這一天安馨等正要從永善起身，再入川境之時，因為永善也是滇北唯一的大縣城，凡川滇兩省一

部份客商，很多必須經過那個地方的，所以縣城裏面，最發達的就是飯館與客店，都爲招待過路客商而設。安馨等一路都走的山道，經過拖須落以密哥這些地方，簡直連一頓好好兒的酒飯都不會開見過，肚子裏餓得難受，所以一到永善城裏，立刻先找了一家上好的客店，住將下來，打算舒舒服服的睡上一夜，落店之後，便問店夥那家有好酒好菜？店夥笑着對門的得勝菜館說：「哪哪哪。咱們對門，不就是得勝館嗎？他家的套鴨是頂有名的，一隻鴨子，外面能套上十層鴨皮，你老一筷子夾下去，那十層又肥又膩的鴨皮，真不知有多美呢？你老快上他家吃去吧，話又說回來，價錢可真不算便宜，一隻套鴨，要賣你老一兩四錢銀子，我們這裏有一句口頭語，叫：『套鴨真好吃，一頓一兩四』，就是嫌他賣的價錢太大些兒」。玉驄等聽他說得如此好法，倒也不管他一兩四不一兩四，立刻就跑到對門得勝館去吃午飯，到門首一看這家飯鋪，大約有兩間門面，已是黑舊不堪，大門左首砌着一排爐灶，正有三四個庖人模樣的人，滿頭大汗，在油鍋旁跳來跳去的忙個不了，右首擺着一排木案，上面列着十幾隻大小瓦盆，裏面盛着些暈素肴饌，這種飯鋪在雲南四川省城，或是大的府縣城內，真是一個渺小不堪的小飯館兒。可是到了這個滇北邊境之區，就算是一家大買賣了，二人當即走入得勝館內，居然還有樓坐，二人就招率病樓，揀了個臨窗的雅坐，要了幾色他家拿手小菜。和那店夥所說一兩四

錢銀子一隻的套鴨，大嚼起來，別看他地方小，外表差，口味却是真地道，那隻套鴨雖說不上真有十層皮，但也够美的，真是又肥又膩，又爛又香，到口就酥，二人正在邊吃邊談，不時的稱贊時，忽聽樓梯口有人高聲叫着安兄，安馨猛聞有人招呼自己，不由心中一驚，忙回頭向來人望去，乍一看似乎面善，却記不起來，那人却已走到安馨桌旁，滿臉堆笑的說：「安兄大概已不認識小弟了吧？」他這句話剛出口，安馨已經想起來了，此人正是當初自己在小金川參將任上時，省裏一個名叫任安壽的候補同知，會與自己有數面之雅，而並無深交，不過據自己所知，此人純是一個官場中人，交朋友並無什麼肝胆，但也不聽見他有什麼大不好處，這是當初對於他的印象，此時久別重逢，倒也對他頗有他鄉遇故知的心情，忙順口說：「任兄如何會不認識，今日相逢，難得的很，來來來，我們同飲幾盃吧。」

安馨畢竟是個武人，胸懷坦直，絕少機械心；苗人大都賦性靈直，就是著名刁狡的，與漢人比來，兇橫則過之，陰險則不足，所以安馨此刻心中，對於這位任同知，一些兒疑忌都不存，不過向玉驄介紹時，不便說出他的真姓名，只說了句「這位是我一個老世姪黃玉驄世兄」，他居然在匆忙間把玉驄未婚妻黃素素的姓，冠到玉驄頭上，這也算得他的聰明了。當時任安壽似乎並不注意玉驄的一切，

只不客氣的坐將下來，與安馨大談別後經過，大有班荆道故的意態，又說了許多推重的話，並且歎着說：「自從老兄離去小金川以後，後任的一位，官階雖是總戎，辦事却差得遠了，恐怕連安兄一個小脚指頭都比不上，所以十餘年來，番夷的情況，大不如前」，言下連連歎氣，好像十分同情安馨當年所受的委屈，安馨終是直肚腸的人，聽了此人滿口諛詞，心中十分感慨，頗引任勉壽爲知己，一面忙叫店夥添上幾色名菜，再來幾斤鄂筒酒，表示要與久別重逢的老朋友暢敘一番，任勉壽也以能與安馨邂逅爲幸，安馨又問到任勉壽的近況，據他說是奉省差上雲南大理府要辦一宗要案，路過永善，因知縣和自己是同榜弟兄，所以在此路略盤桓幾日。二人越談越高興，飯罷之後，安馨又約他到客店中長談，任勉壽推說此時還有別約，問明了店號，訂定晚飯前奉訪，並還堅邀安馨等到一家本地馳名叫玉壺春的酒飯去小酌，由他來作東，可以通快的話一番十餘年的別緒，安馨在大樂的心情中就允許了。

#### 第四章 「任同知的縛獅計」

在日色平西之時，任勉壽忽然差人送了一封信來，安馨拆開一看，才知任勉壽因有幾個談公事的朋友守在下處，無法分身，特地派了兩個從人，帶着兩匹馬，來請安馨玉驄，同到他下處便約，千萬

勿辭。安馨來與玉驄商量。玉驄終是小孩，見是安馨的老朋友，自然不會反對。二人當即略事裝束，就乘了牽來的馬匹，由來的從人領路，向任勉壽下處而來。

任勉壽的下處，據來迎接的僕人說，是借住在川南阿都正副司土司尤其光的一所別墅中，離着永善縣城約有三十來里路，安馨等出店門時，日色剛剛平西，一路上快馬趕行，從人也都有馬跟隨，所以三十里路，不過一個時辰，也就不遠了，安馨等在馬上一路望去，見漸漸入了田野之徑，那正是將近鹿溪河的一條道上，四面一望，俱是交叉的河流，一些兒山影都看不見，先前沿河還有些漁船和小舟橫在岸邊，走到後來，已到鹿溪河下流，但見白茫茫一片大水，一隻船也沒有，其時暮景蒼茫中，越見幽靜荒僻，玉驄因在方山黑龍潭二次遇險，有了戒心，見此荒野景象，不由在馬上暗暗的向安馨打了個暗號，那知安馨微笑不語，過了一會，二人並馬而馳，安馨便告訴玉驄說：「你不必就心，這位任同知是我昔日的同寅，他對於我非常同情，好意相招，決無問題，你放心吧」。玉驄見安馨態度非常安詳，知道不會有危險，也就不再說什麼，仍是驅馬前行，問了開從人還有多遠，只說前面就到，在將到任勉壽下處時，忽見路邊上站着五六個人，遠遠的似乎正在指點自己這一叢人馬，到了近處一看，才看清是幾個樵夫模樣的人，手裏執着砍斧和扁担，人有五六，柴却只有一小堆，堆在腳邊，

見安馨等到了面前，一個個回過臉去，似乎不願與他們對面一般，安馨一眼望去，看見這幾個人，好像都是苗人，但是怎的在此採樵呢？原來在川滇一帶，採樵者大半是漢民，苗民獵戶，普見不鮮，採樵則甚為少見，因此他倒覺得有些奇怪，但此種細事，安馨也不去注意，只在心上略一轉念，就此丟開不去想他。一心只在催馬前進，便加上兩鞭，豁喇喇的放開了韁繩，沿河直跑下去。此時後面有一從人，忽地一馬當先，口內說了句：「前面已到，小人引路先行」，就一馬超過安馨等前邊，又從右側轉入一帶莽林中去，安馨一望那座林子，幾乎一眼看不到底，暗說：「怎的老任住在這樣偏僻地方」？當即隨了引路人向莽林中馳去。

時天已昏黑，新月初上，雖林隙中漏下一簇簇的月光來，但仍嫌昏暗，衆人行到深林中，夜靜野曠，只聽見踢躡不絕的馬蹄聲，爰象十分幽寂，行約半盞茶時，安馨在馬上遠遠望見前面忽有燈火，距離也只半里路的光景，前面引路人就高聲報告說：「啓稟安爺，前面燈火明處，就是敝上的下處」，安馨在馬上啜了一聲，心說：「老任怎會住到此地來」？半里路的遠近，不需一會兒就到了，引路人先跳下馬來，搶行幾步，向一所高大的莊院奔進去，安馨知已到達，抬頭一看，原來好高大一所瓦房，正築在深林的中心處，方才自己等人是從房子北面繞過來的，此刻才看清楚，一個南向的黑漆

大門樓，兩邊襯着八字的粉牆，大門迎面一堵照牆，大門與照牆之間，留着一大片空場，好像專爲停駐車馬而設，安馨心說：「這個阿都司想必也是一位大有錢的，看他這所別墅的氣派，真也不差似當年的穆索土司呢」，想到這裏，不由回頭望了玉驄一眼，見玉驄正在下馬，將韁轡玉與一個從人。自己却已走到安馨身邊，低聲說了句：「好遠的路程」，安馨只點點頭，也不說什麼，二人早被門內接帖的僕從引了進去，二人剛過頭門，就見從儀門內迎出一個人來，連拱帶揖，高聲大叫：「安兄！安馨一看，正是任勉壽本人，身上雖穿便衣，兩足却還套着一雙官靴，官派十足的欠着身讓二人入內，安馨忙搶一步到他跟前，和他握手寒暄，又謙謝了幾句，才和玉驄一齊進入客廳，剛到客廳階下，忽見一個高大的苗人，面色如鍋底般的黑亮，兩隻大暴眼，配着一隻獅子鼻，一張血盆似的大嘴，真是人大臉大，口大鼻大眼大，無一不大，見了安馨等走入，正嘻嘻開他那張大嘴，似乎要招呼客人，任勉壽忙搶上一步，執了那苗人的一隻手，向安馨與玉驄介紹着說：「這位就是阿都司尤土司，也是此屋的居停，來來來」，說着，又掉臉向尤其光說：「這一位是前小金川安參將，我們是過命的朋友」，又向玉驄一指說：「這一位是安兄的世交老姪黃玉驄世兄」，說完了向玉驄似道歉似玩笑的又說：「兄弟也託大了，冒叫一聲世兄，還乞恕我不恭」！



玉聰究竟是個孩子，從未經過官場，那裏懂得這一套，只是期期艾艾的答不出來，任勉害怕他發惱，便打岔向尤其光說：「貴客一到，就請主人讓客入屋吧」。尤其光哈哈一笑，說了句領路，就一欠身，先自跨進客廳去，跟着安馨等主賓三人，魚貫入室，玉聰舉目一看這廳上的擺設，真個是富麗堂皇，十分耀目，正中一隻大紫檀坑座，尤其光連讓着安馨等上坐，雙方再三謙讓，結果安馨玉聰二人分坐在坑榻上，任尤二人在下相陪，從人獻過香茶手巾，一個從人進來報告，酒筵已經排好，任勉壽就起身向安馨等說：「此刻已有戌初，時候不早了，該吃飯了，二位且請到後邊水閣上暢飲幾杯，今天我們要將十餘年的闊別，痛快的來敘一敘」，說完就起身相讓，於是賓主四人又從客廳走入後院，從後院又穿過兩重院落，才轉出一道月亮門，門外原來是一座花園，乍看足有十畝開外，夜間雖看不清園中景物，却有一口四四方方的荷池，正築在園子東北角上，沿池種着一圈垂楊，都有合抱粗細，池西有一道水口，原來竟是曲曲折折的一道滑溪，直通到牆外，在池子北面有一座水閣，此時遙望過去，閣中燈燭輝煌，人影幢幢，往來不絕，尤其光用手一指說：「我們就從這條小板橋上渡過溪去罷」，安馨一看，原來在一座土山脚下，有一叢雜樹，由樹林中流出一道清泉，雖則水源不大，却是向上流頭淙淙不絕的流下來的，竟是一溪活水，月光下倒像一條銀練似的，衆人沿溪向西步行過去，

渡過一條板橋，才迤邐來到水閣門口，安馨不由贊歎這園佈置的精美，尤其光着實讓選了一番，大家入閣落坐，見這水閣，十分雅潔，尤其是閣外一叢碧油油的綠竹，栽在窗下，几席皆碧，此時晶簾隔翠，畫燭施紅，景象從富麗中透出清幽的趣味，安馨心想，看這居停，副魯莽蠢笨的形狀，怎的佈置園亭，有如此的丘壑？心中正自奇怪，只見任勉壽起身相讓入席，於是紛紛落坐。山珍海味，羅列了滿桌子，任尤二人殷勤相勸，不住的敬酒，安馨本無大量，玉臆更不會喝，因此不過數巡，這兩位特客，都已面紅過耳，醉眼矍矍。

有一語俗諺：「酒逢知己千盃少，話不投機半句多」。是說人們在同情心的觀點上，最容易被情感所衝動。安馨自小金川失職以後，雖然不再想重入仕途，不過回想他那一次的失職，實在是不勝寬抑，而且憤慨的，但是這十餘年來，却不會聽到過一句同情的慰語。不料在這千里萬里外，忽然遇到這位任勉壽，一見面就提到安馨當年的功勞政績，又一味的替他抱不平，安馨雖然不會再有希望任勉壽替自己真個去打抱不平的意思，但是不因由的就勾起了他十餘年來的怨憤，於是對於這位表同情的任勉壽——舊日同寅，發生了好感，任勉壽請他去飲酒談心，自然千里萬里之外，他也是要去的，何況只在離城三十里路呢？見面之後，任勉壽又是那樣拚命一恭維，自然更覺得酒逢知己千盃少了。

這一來天到二更過後，安馨平日謹慎，今天却飲酒過度了，連得玉聰都喝得頭疼腦漲，不過還不至於醉倒。任勉壽一看時候不早，就對安馨說：「今天時已過晚，安兄又多飲了幾盃，由此回城三十多里路，也不算近，何必連夜去吃這辛苦？不如今夜就在這裏就攔一宵，好在此處房屋極多，安兄喜愛什麼樣的房間都有，少時小弟陪你去看看，自己挑一間合適的屋子，舒舒服服睡一晚，明天上路不是一樣嗎？」安馨一想，自己與玉聰的兵器，雖隨身帶着，却還有些另碎行囊，留在店內，不回店去，尚無大礙，想着就望了玉聰一眼，意思是看玉聰可有留住之意，那知玉聰量淺，此時早有些醉眼模糊，心中也茫然無主，因為安馨認定任勉壽是昔年同寅至好，與自己素無絲毫嫌怨，如今久別重逢，故入之意，又是那樣情重，所以絕不懷疑到不好的方面，當時也就向着任勉壽與尤其光二人說：「既承盛意款留，敢不如命，只是尚有要緊約會，明天不能不趕路」，任勉壽一聽安馨應允留住，心中暗喜，立即重又舉起酒壺，敬了他二人各一大杯，連連謝過他們賞臉留住的盛情，於是四個公又洗盥再酌，真個高談闊論，傍若無人，任尤二人所說，無非是恭維他二人的武藝精通，為人處事，安馨等越發得意忘形，直飲到三更向盡，才盡興而散，尤其光就親自引導他二人到園子裏，處挹翠樓上，那地方在園子盡頭，前面有土山遮着，地方最為幽靜，乃是一所三開間二層樓的書房，房屋更是雅潔

安馨玉驄連連稱謝，任尤二人就請他二人住在左首一間，略略坐談了一會，便派了兩個小使，專門伺候，然後說了句「二位請早安歇，小弟等暫時告別，明天再來領教」，說畢，不雙雙退了出來。

這裏玉驄酒醉，已經不能支持，等主人一走，連衣服都不脫，匆匆將腰間所懸的朱痕劍，和隨身帶着的一個布卷兒，向桌上一擦，向坑上側身便睡，安馨酒量雖稍強，但喝得較多，所以也覺支持不住，正想脫衣睡下，忽然腹中一陣奇痛，見兩個小使，還站在門邊伺候，就打發他們自己去休息，他就匆匆的擱下苗刀，將他窩在自己睡床的枕下，又脫去長衣，卸下鏢囊，與玉驄的寶劍布卷堆在一起，匆匆的就出院後空曠處，想找到適當地方出恭，大概今天的食物中，油膩太重，他又多喝了些酒，因此肚腹疼得出奇，可是園中處處整潔，真不便隨地大便，只好咬着牙，一步步向園後僻靜之處走去，走到一座假山洞後，一看後邊已是園牆，足見已經到了盡頭，又見四圍雜樹叢生，荒草蔓延，一望就知輕易沒人來的地方，認為這正是最理想的一個地方，他就找了個角落，將身體隱僻起來，然後蹲下去大便，偏偏今天肚子雖疼，大概飲酒過量，大腸結火，始而覺得便艱不下，蹲了好久好久，肚子又是一陣奇痛，忽然大瀉起來，正如開了閘子的河水，傾其所有的都排洩了出來，不但肚子裏登時舒適，就連頭腦也清醒許多，不像方才那樣昏昏欲睡，不過是頗感疲倦，他出完了恭，先倚在牆邊坐了一

會子，覺得眼皮甚澀，睡意頗濃，心想大概已有四五更天，不久天就要亮，可以回房休息一下了。安馨想罷，就從花木叢中，遮遮掩掩的走回挹翠樓，去時不覺，此刻回來一計路程，竟有七八百步遠近，心中暗想，這園子也算不小，同在花園北面一部份的地方，也竟距離這樣遠，全園怕沒有二三十畝大麼？安馨身形靈便，步履輕悄，遮遮掩掩的走回挹翠樓來，自然一點聲息都不會有的，他一脚跨進樓門，見燈燭雖尚有餘光，却是一個僕人不見，還以為他們去休息去了，便悄悄走上樓去，跨進方丈尤其光請他與玉驄住的那間房間，見房中杳然無人，再向床上一看，那裏還有玉驄的影子，這一下不由安馨大為驚訝，忙又跑到右首屋門前，想去看看玉驄是否移到這間來，那知用手一推，竟推不開，再一看，微弱的燭光下，才看清竟是鎖着的。

安馨此時心中，立刻明白這裏面定有文章，忙一步搶回室內，走到床邊向枕下一摸，輕輕叫了聲微倖，原來自己的折鐵苗刀，居然還在，忙將刀掖在腰下，回頭去找玉驄的朱痕劍時，和自己的鏢囊，却一樣不見，只騰了個布捲兒仍在桌上，安馨知道玉驄這布捲兒內的物件，關係重大，忙搶到手內，向懷中一塞，正想出去查看，忽聽樓下似有人語聲和脚步声走上樓來，忙一個箭步，縱到梯畔，掩在梯後半間小閣內，就聽上來的人正談論着自己，一個說：「怎的還有那……」的，我遍了也找不着

呢？莫非他會飛嗎？莫非他已看破機關，先自逃走嗎？」另一個說：「真找不到也不要緊，聽說這小夥兒是正主，正主既被拿住，還怕什麼呢？」先前那一個又說：「我們同知老爺高興極了，說是一刀不費，一槍不用，就將一個十七八年不會逮住的要犯拿獲，這會子正自己拿自己比諸葛亮，跟你們土司吹大氣呢」。安馨一聽這幾句話，才知道任勉壽與尤其光都是吳禮的走狗，故意安排好了圈套，叫自己來鑽的，聽此人之言，此時玉驄想已被捕，這真是自己害了他，想到急處，竟想不顧一切，去向任尤要人，既而一想不妥，這事沒有如此便當，不可冒昧，留得我在，不怕救不出玉驄，如果我也被擒，可就完了。他想到這裏，那兩個人早已上樓來，邊走邊說：「我們一個人找一間房，再費些事吧」，安馨知道他們是說找尋自己，便趁二人進房之後，悄悄溜到樓下，一看遠遠的燈火通明，一大堆人似正向挹翠樓來，不敢再走前門，忙一個箭步，跳到後窗口，從窗中躍到樓外，躲入草中，暫不遠離，想從這些人口中探出些玉驄的下落，果然不一時，那一大堆人都到了樓下，安馨遠望其中雖無任勉壽，却正有尤其光，見他全身短裝，手執苗刀，滿面殺氣，與方才那種假斯文的派頭大不相同。在他的身後，還有七八個苗漢，手執各樣兵刃，一望而知都是上乘武功的人物，安馨藏在草內，想到玉驄被劫，都是自己大意的原故，深覺愧對玉驄，幾次想衝出去，用武力向他們討回玉驄，但是仔細

一加考慮，知道這不是意氣用事所能挽回的，如照目前情勢，自己縱出挺身出門，無異自投羅網，則又有誰人再去援救玉驄呢？且聽他們講些什麼？安馨從小跟隨穆素珠郎之時，就是一個足智多謀，不肯造此妄爲的人，如今年紀到了，自然更有計較，因此仍伏草中，聽他們說什麼？果然尤其光開口說話了，他向旁邊立一苗人說：「如今最要緊的，就是快找到那個姓安的小子，據他們伺候的人講，他們一到屋內，那小孩子因酒醉先睡下了，就沒看見姓安的睡下，也沒看見他走出樓去，我想此人也許還在樓中，我們大家小心些，再去細細找上一回」，說完是帶了四個苗漢，一同登樓，餘人仍命守候在樓前階下。

安馨此時所藏之地，與這些苗漢距離約有三五十步路的遠近，他知道尤其光在樓中找不到，就要派人在花園中撒下搜查網了，那時可就無法逃走，我不如趁天色未明，先逃出這個險地，然後再設法打救玉驄，不要一時的意氣，與他同歸於盡。他想到緊要關頭，立刻輕輕的向北面爬了出來，因爲挹翠樓本是園中最僻的所在，所以樓北全是荒草，足夠四五尺高，以安馨的身法，又在黑夜，自然不難脫身，那知偏偏走到離園牆不滿十丈的地方，有一條小叉路，安馨正從草中躍出，要想向牆頭上躍去，恰巧過來兩個更夫，一前一後，約篤澎的篤澎地拷着，從東面路上巡過來，安馨湧身一躍，自然有

條黑影向上一閃，前面那個更夫，本已奉到尤任二人的面令，叫他們注意在逃的安馨，此時一見黑影直躡過來，不由一聲驚呼：「衆位快來」，就丟了鑼棒，向南就跑，安馨聽他叫出口來，深怕被樓外的人聽見，正好那更夫是從自己身邊跑過，安馨素不肯隨便殺人，今日事急，心說：「我也顧不得你了」，立即一橫身，伸出左足，向更夫腳下一勾，那更夫如何吃得住？當即撲通墜栽倒在地，安馨更不怠慢，折鐵苗刀一起，更夫的頭早已離了頸頭，後面那一個更夫本已聽見前面的呼聲，却還不明白他何以高叫衆人？此時在星火下，迷迷糊糊似乎看見前面的同伴跌倒地下，當即開了句：「怎的好好兒會跌……」？他嘴裏一「倒」字還未說出，眼前刀光一閃，安馨又已將他了賬，二更夫一死，安馨心中一寬，一連兩三個縱步，已到牆下，立刻翻身上牆，回頭一看，遠遠望見挹翠樓前人影幢幢，火光甚亮，不知是否來追自己？只得忍心跳到牆外，落荒而走，他既不識路徑，又不知望那裏去的好，只得信步跑去，直跑到東方微白，曉露侵衣，估計大約離開尤家別墅也有十餘里路了，竟不知是什麼地方，他在路邊林下休息了一會子，才又順了方才奔逃的方向前走了二里路，才看見一路有些個挑菜入城的鄉農，和挑柴入城的樵夫，安馨便上前問訊，才知這裏已是大文溪。

原來安馨從尤其光別墅逃出之時，是向東南跑的，那別墅原處於大鹿溪的南岸，安馨向東南一走



，自然會越過小文溪，到了大文溪的，可是此處距離永善就比較遠些，不一時果見前面一道大溪流橫在當道，四圍一片平疇，連一些兒山影都看不見，等到日出後，反覺得疲倦起來，他想找個地方休息一下，就沿着溪流，向前找去。要知道這條大文溪，名雖爲溪，事實上比差不多的河還要大些，從此望東北方去，就是檜溪，再上又是定溪，過了定溪，就是凌雲關，那是由雲南昭通府入四川敘州廳的一個關口，所以這一條大溪的水程，相當的長，安馨沿着溪岸走了一二里路傍有一條小岔路，直入林中，又從林中隱隱露出一些紅牆，知道林內定有廟宇，當即趕行幾步，果然在林深中果有一座小廟，却是十分破敗，並無和尙香火，廊下瓦罐地灶，一望而知已作了乞丐的公館了。安馨一心想休息，也不去管他，尋到殿後一座小院落裏，見有三間房屋，已經倒塌了兩間，只贖了一道廊子，倒還乾淨，安馨就找了一支樹枝，向階上掃乾淨了，用玉驄那個小布捲兒作了枕頭，竟在廊下階上，呼呼的鼾睡起來。

## 第五章 「靈鶴求援哀牢山」

原來任勉壽雖然與安馨是十餘年前的同事，但是兩人並無交情，而且此次任勉壽的與玉驄猝然相

遇，並非出自偶然，乃是奉了四川藩司吳禮之命，特向由滇入川這條路上迎着安馨玉驄而來的。吳禮又命任勉壽到了永善，與龍古賢的親家翁尤其光土司聯絡，商議進行，因此任勉壽就住在尤其光家中；他的家是在永善縣，任勉壽每天必到縣城各處茶坊酒肆，暗訪安馨的蹤跡，果然這一天被他碰見，就假說奉公上雲南省城的話，一面與安馨一味敘舊拉近，一面就與尤其光洽商，於是假作還席，就借了尤其光在鹿溪河的那所別墅，賺來了安馨與玉驄兩人，他們知道安馨不是好對付的人，何況還有玉驄？他雖不知玉驄的本領，但是知是穆索珠郎的兒子，強將手下無弱兵，一定也是個棘手的人物，因此他們商量好，要用軟留的方法，將二人留在園中，到了夜深人靜，點上苗洞中一種離魂散，將二人薰暈了神志，然後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將他們縛住，解到四川省城請賞。他們的計劃在前一半，可說是着着成功，不料到了臨時用上離魂散的當兒，毒香點盡，獨不見了安馨，尤其光不由大奇，忙匆匆告訴了任勉壽，任勉壽一聽安馨被逃走時，自己的性命眼看着要難保，先前一個足智多謀，活龍活現的任同知，到此刻簡直成了癩漢，原來他一心在替自己担心了，那裏還能想出什麼高明招兒來？所以他始終藏在屋內，不敢再到挹翠樓去。畢竟尤其光胆大些，就帶了他司裏幾名有本領的苗酋，親到挹翠樓前後左右搜查安馨，這就是上文安馨伏在草中，發見他們祕密之時。要向他们使用離魂散的時候

安馨怎的會未被薰上，這正因为他恰巧去出恭，把翠樓中只有玉驄一人，迷迷糊糊的因酒醉倒在場上，這使離魂散的人，原是尤其光的一個小舅子，名叫小妖兒，年紀才得十九歲，他是尤其光姨太太的兄弟，乃是苗洞中最狡猾的一個天生壞種，此時他手裏拿着兩三支離魂散；那東西也就是江湖上的鷄鳴五魂返魂散，不過各異其名而已，小妖兒悄悄走到樓梯口一聽，上面聲息俱無，他還以為安馨玉驄俱已入睡，心中暗喜，忙一步掩入樓上正中那一間屋內，用吐沫沾濕了右首這一間屋子的窗紙，將三支離魂散次第點着，一支支的遞進窗去，大約一盞茶時，右首屋中，早已充滿了離魂散的香味，屋內不論有多少人，只要呼入鼻孔，自然都和死了一般，可是那時右首屋中，偏偏只有玉驄一人正在鼾然好睡，於是他就從睡夢中，中了離魂散的毒氣。

當時安馨也是幸運兒，他在離魂散還未點着時，竟跑到後邊屋外出恭去了，所以他逃過了這層危難，但小妖兒並不知道，他將三支離魂散全數點盡了以後，立即轉身下樓，報告尤其光。此時任尤二人早將去綁縛安馨等的人手準備多時，立刻由小妖兒親自率領，一窩蜂擁入抱翠樓上，將右首屋子打開一看，只見玉驄一人睡在牀上，再找安馨，怎麼也找不着他的影兒，衆苗不敢怠慢，忙將玉驄細縛結實，抬到前邊尤任二人處，並將安馨逃走的話，報告了一遍，旁邊任勉壽一聽，心中疑惑，他覺得

安馨此番與自己見面，絕不懷疑自己，才肯在深夜中，遠道來踐此約。此時我們一無舉動，他怎會知道？任勳壽知道其中或有別情，多半是適值他不在樓中，徼倖而免，那末應該趕緊派人在園中搜查要緊，便將這意思對尤其光說明，請尤其光帶了人，仔細搜查，免得被他逃走，尤其光也以爲然，就帶了八名高手苗漢，親到挹翠樓搜查。那知他們已經來遲了一步，當第一次小妖兒帶人將玉驄架到前邊以後，正是安馨出恭完畢，悄悄歸來之時，他一看玉驄不見，他的朱痕劍也丟了，想到進房時，聞得尚有一陣離魂散的餘味；安馨究竟是苗人，這些東西，那能瞞得了他，他於是正在懷疑事情有變，那知遠遠的已有許多燈籠火把，向挹翠樓而來，夾着許多人聲，遠遠的與留在挹翠樓前門看守的幾個苗卒，似在互相高聲問答；那邊問：「這會子看見那個姓安的崽子嗎？」這邊却說：「一個鬼影兒也不會看見」。安馨心中頓時明白，立即匆匆取了自己的苗刀，和玉驄的一個小布卷兒，從後窗跳出樓外，伏在深草中，偷聽祕密，這些在上文中已經說過。

安馨在枯廟的台階上一覺睡去，因昨夜通宵未睡，十分疲倦，一直睡到過午，被一陣鳥雀的喧聲驚醒，睜眼一看，還是靜悄悄並無一人，安馨此時精神已復，本想先回店中，取回另碎行囊，既而一想，一則玉驄待救甚急，萬不能遠去，以至就誤了事。二則所餘行囊，取不取沒什關係，但一經回到

縣城，難免縣裏與任勉壽等聲氣相通，反被勘破形跡。豈不大大壞事？想到這裏，他決計不再回城，專一研究如何營救玉驄？安馨明知自己勢單，任允等既得玉驄，定必嚴加看守，自己前去，不易得手，但恨不能立即飛到別墅中，先去看一看玉驄的情況，決定在日落以後，趕回大鹿溪，定要冒險救出玉驄，他定了主意，覺得腹中饑餓，便離了枯廟，向沿河人家商量買些食物充飢，在吃完了付錢之時，他想從玉驄那小布卷兒裏取些散碎銀錢，那知用手一摸，竟不是銀錢，而是另外一件奇異的東西，

當時心中忽有所觸，忙從自己腰間掏出了幾錢銀子，遞與那個賣食物的人家，然後又向那戶人家買了一支筆，要了一張紙，和一些殘墨，匆匆向大鹿溪進發，走到一處河岸上，一看右邊是一道溪流，左邊是一片蘆塘，蘆塘長得一人多高，風過處瑟瑟作響，却是四顧寂靜無人，安馨不敢怠慢，找了僻靜的野塘邊上，用吐沫沾濕了方才要來的筆墨，鋪開了那張紙，匆匆的寫着；「安在大鹿溪南岸尤其光土司別墅內待援，安」這幾個字，然後將那張紙折疊小了，又將玉驄的小布卷兒打開，取出一個五寸來長的竹篾，旋將開來，裏面登時跳出一隻灰白相間的乳鴿，停在安馨掌上，兩隻血紅的眼珠，望着安馨，好像正在待命似的，安馨輕輕的將方才寫的求救書，插在鴿子足爪上繫着的一根小銀管子內，然後捧了那只鴿子，輕輕對牠：「我們的生命，前途，希望，都拜託給你了，你要快快的送與寶

祥師去，我們在此靜候好音。說完，只將兩手鬆了一鬆。那隻鴿子，早就將翅膀扇了兩扇，撲楞楞的向西南飛去。安馨目送鴿子飛入高空，直到看不見為止。

原來這箇鴿子，正就是當日玉聰向師叔寶祥拜別時，寶祥交給他的那一隻通訊鴿兒，此鴿在一路上，每日由玉聰按時喂牠食物，牠是終日蜷伏在那隻長及五寸的竹篋內，連動不動的，玉聰自下山日起，直到被尤其光等被捕為止，幾於無時無刻不帶在身旁，原是防備緊急的意思，這一晚在水閣多飲了酒，亟於要想睡，所以一到挹翠樓屋內，和衣就睡，却嫌朱痕劍和這竹篋格的腰上生疼，就將寶劍摘下，順手向桌上一放，再解下竹篋，也放在桌上，這才脫了外衣，翻身就着。等到他被尤其光用離魂散暈到捕去之後，從人一看桌上放着他的寶劍，自然不敢待慢，連人一併送了上去，至於旁邊那隻竹篋，却用白布捲了個卷兒，長不滿五寸，寬不及手掌，本來極不起眼，當時那箇拿劍的從人，以為他是銀錢，曾經取到手中，試了試分量，豈知托在掌上竟若無物，自然不是值錢的東西，於是就毫無注意的仍向桌上一擱，回頭就走，直到安馨回房，發見玉聰與朱痕劍一齊失蹤，知道這隻竹篋內的東西用處極大，忙將牠藏在懷中，上文已經言過，直到次日下午，才將這隻通訊鴿放了回去，向寶祥求救。同時玉聰的生命，也正握在那隻通訊鴿兒的身上呢。

再說任勉壽與尤其光在別墅花園中東南西北，前後左右，處處找了個遍，竟不見安馨的一些兒蹤跡，任勉壽心中，就大大的懼怕起來了。他是知道安馨的能爲的，他認爲安馨的漏網，就是自己等人的失敗，口口聲聲只埋怨放送離魂散的時候，尤其光自己不會親自動手。

尤其光受了任勉壽的埋怨，口裏答辯不出，心中却十分氣惱，便一迭連聲，命人將玉驥押進後院來，他想要拿折磨玉驥，來出自己的口惡氣，此時玉驥所中暈香，已經解去，全身却被縛成一個肉餛飩似的，一動都不能動，先由四個苗卒將他擡到後院台階下，碰的一聲，丟落在階前大石板上。

尤其光和任勉壽，此時並坐在上面廳內，一見安馨帶到，立刻走到台階上，向四下看了看，見玉驥在地上，手足並皆縛住，却閉了眼睛，一語不發，好像還未睡醒似的，任勉壽想了一想，便開口問安馨說：「你是穆素珠郎的兒子嗎？」玉驥聞言並不睜眼，只在鼻孔中哼了一聲，任勉壽又問說：「安馨逃到那裏去了？」玉驥瞪眼說：「我還要問你呢，你問我會知道嗎？」任勉壽又問說：「你們二人到四川去幹什麼？」玉驥不答，任勉壽又說：「有人報告我，你們想到四川成都去，行刺四川總督田大人，有沒有這個事情，你要說實話？」玉驥聞言，心中詫異，心想那裏來的田大人，他畢竟年輕，他不懂這是任勉壽不便明指藩台吳禮，只好隨便加他一個罪名，所以玉驥當時睜大了眼睛，向任

勉壽說：「你不要胡說八道，什麼甜大人鹽大人，我們一概不知道」。任勉壽一暗想，我們只要捉到了穆索玉驄和安馨二人，能向吳藩合郡裏交差，別的事兒用不着我們來多管閒事，不如先將他解進省裏，聽憑藩合處理吧！當即將此意說與尤其光知道，尤其光似乎主張等速往安馨，一併解進，可是任勉壽知道安馨不是一個容易逮捕的人，萬一再出些別的事故，反而前功盡棄，當時便將此意向尤其光說明，當即將玉驄押在一所石室裏面，到了第三天，立刻派自己同知衙門的幾名差役，帶了阿都土司衙門的苗卒，與八名有能爲的苗酋，一共三十四人，由自己與尤其光兩人押解着，向成都府而去。

安馨將通訊鴿放走以後，自己默念寶祥不知幾時可以得到通訊鴿所遞的消息，按說自己勢孤，尤其光別墅中人物不少，應該等寶祥來了，才好與他一同去營救玉驄，但安馨深怕他們，將玉驄暗暗的害了，所以覺得不能等待寶祥到來，至不濟也得先去看看玉驄被擒後的情況如何？安馨甚熱腸人，又是自幼受了穆索珠郎養育之恩，對於玉驄的生命，簡直比自己生命還要重視，因此他決意在起更後，單身再入危地，要設法救出玉驄。

二更以後，尤其光別墅裏，還不會到夜深人靜的當兒，安馨對裏面道路雖不算熟悉，但也有個大概的認識，他遠遠的在一處樹林內，一直坐到三更將近，悄悄的掩到別墅後牆下，側耳聽了聽，裏面



似無聲息，又仰頭望望天空，也似乎不見什麼燈火之光，他就從牆邊一躍身，上了圍牆，立刻向牆頭上一撲，然後慢慢的探着牆內並無人防守，這才飄身下牆，挫着腰，瀾着膝，右手帶住背上苗刀把兒，左手覆在兩目上，搭着涼篷，鶴行鷲伏的向那座挹翠樓行去，從此到挹翠樓約有三五百步遠近，可是一路樹木叢雜，山石偃仰，非常曲折，安馨怕被人看見，也就走得相當慢，一會將到挹翠樓時，一眼望到樓的上下，燈火全無，行近樓下後台階邊，側耳細細聽去，覺得樓內外寂然無聲，知道玉驄不會拘留此地的，當即想了想，知道不逮住一個人問一下，這大的地方找不着玉驄被拘禁地方的，他就一路潛行，向裏面行去，居然遠遠聽到由南面牆根下，發出一陣棒鏘響，知道巡更的來了，立刻施展身法，兩三個箭步，唰唰唰的向棒鏘響處躍過去，一會兒早已到了巡更夫走的那條道上，離着更夫都還有十餘丈路，一看前後二人，正向這條路上走來，這條路一邊緊靠着圍牆，一邊却是一帶密莽的菓木林子，安馨相了個適當的地方藏着，等二個更夫走過自己面前，就隱身跟在後面，躡足潛蹤的跟着，走約數十步路，來到一所土山背後，那地方一邊仍是靠着圍牆，一邊却在土山之西，山腳下長滿了一叢叢的野樹，不但地方幽僻，且也容易藏躲，他便一個箭步，蹶到後面那個更夫的背後，真如一陣風似的，更夫一些也不會覺得身後有人，安馨取出一些麻藥，放在手中，這原是事先準備好的，用

一方厚厚的白布，約有手掌大小，上面滿塗着麻藥，折疊起來，帶在行囊內的，此刻伸手就掏出一方，蹣跚跟到那更夫身邊，左手向他頭頂上猛的一罩，右手的麻藥早已合在他口鼻上，只須一經接觸，立刻可以令人昏迷，這原是苗洞中的特藥，安馨從來也不肯用牠，此次與玉驄同赴成都，爲的是吳禮非常狡猾，手下能人又多，再說一個審司衙門，何等闊大，此等物件，就不得不備，原是爲到成都才使用的，不想竟在這裏用上了。

此時安馨一按那更夫口鼻，那更夫連哼也不會哼出口來，早已跌倒地上，前面那個與他有十餘步的距離，那人倒地，自然有些響動，他正問出一句：「怎麼啦」？剛想回頭看看同伴，不想安馨的手又早抓住他的衣領，右手刀背在他面上一碰，口喝「不准聲張」，那更夫見是個苗裝壯漢，手裏雪亮的鋼刀，架在自己脖子上，當即嚇的連連求饒，安馨低聲說：「我問你一件事，你如果對我說了實話，我不但不來傷你，還格外給你十兩銀子，你如不說實話，就把你宰了」。說着又將刀在他鼻子上比了一比，那更夫顫抖抖的答說：「我一定說實話，你老問什麼吧」？安馨便問他，玉驄拘禁的所在？那更夫忙說：「這個我知道，我可以引了你去」，安馨怕他有詐，便說：「不用你只將地點告訴我，我自己會找的」。更夫便說：「那也好，你老說的不是昨天先請來喝酒，隨後又在挹翠樓捕去的那個

少年嗎？」安馨說：「正是」，更夫說：「此人現在囚在藏書樓西面的一所庫房裏」，安馨問庫房有幾人看守？更夫又說：「庫房裏有地窖，那個少年就在地窖裏，下面有多少人看守，我可說不清，但庫房門口兩個守衛的苗子，我倒看見的」，他說到苗子兩個字，好像有些不得勁，怕安馨和他翻臉似的，安馨也不理他，又問他庫房地窖有無其他的出入口？更夫說：「庫房的內容，不十分清楚，在牠北面有一道小門，却是常年闔鎖，永不開的，你到了庫房後面，就可看見的」。安馨想了想又問說：「你可會聽見關於這少年其他的消息嗎？」更夫說：「聽說等一個什麼人一到，就要將他解往四川省城的」。安馨又想了想，似乎沒有話要問了，便對更夫說：「我決不傷害你，不過不能不防你去報信的，此刻只好將你暫時受些委屈，等一會我回來再放你，還要給你十兩銀子哩」，說罷，解下那更夫的腰帶，將他細縛停當，又在他身上撕下一塊布來，隨手塞上他的口內，遂又提起他身軀，走入山腳下的野樹林，把更夫放在林內隱處，重又叮囑他說：「你放心，我一定會來放你，並將銀子給你，決不騙你」。更夫怕他動刀，只自瞪着兩眼望着安馨點頭，但心中却正自在說：「強盜會發善心嗎，他自己還沒偷到手呢，怎會給我十兩銀子」？

不言更夫心中忖撥，再說安馨照着他所說的，先找到了藏書樓；因為昨天他們作座上客時，同挹

安馨去時，途中曾經經過這座藏書樓，給安馨玉璽看的，且樓有三層，為全國最高之處，極易辨認，所以此刻並不難找，在黑影中只要找到那個巍然高聳的大樓，就知道了。安馨走近藏書樓，路上靜悄悄，一個人也不會遇上，他捲到藏書樓附近，向四面一看，固有一所孤另另的屋子，全屋漆黑，一點光綫也不露，那是一所平屋，他知前門有人防守，就繞到北面屋旁一看，果然有一所小門，顯得緊騰騰的，安馨看這屋子，只是四方的一所，並無牆垣院落等，實難進入，想了半天，只有撬開後門，方可進去，他試捲到庫房後門旁邊，一看門是從內閃住的，用手中苗刀塞到門縫內試了試，覺得其門甚堅，苗刀太軟，不宜挖動，便又仔細對那扇門端詳一回，見是堅木造成，外包鐵皮，看去甚堅，立時措上苗刀，從行囊中取出一柄小斧，堅鑿一支，按在門縫內，打算慢慢的將內門鑿開，那知剛鑿得兩記，靜夜中其聲震耳，非常驚人，安馨知道不好，忙停住不鑿，將斧子拔了出來，那知却已出了毛病。

原來前門的守衛，已經聽見，尤其光奸狡多智，他已料到安馨必要來營救玉璽，所以特地禮聘四名武功高強的苗酋，充當守衛，四個苗酋四週巡防，防範的十分嚴厲。這時屋後發生兩聲金屬品敲擊的聲音，四人中有一個名叫金駝的苗人，天性機警，一聽到這兩聲，就知道屋後有人在鑿門，忙拉了

身旁另一名叫芮瑣瑣的苗酋，就向屋後跑來。安馨方才在庫房前面看時，此四苗尚未到來，所以看到庫房四週靜悄悄的人影都無，他那裏料得到片刻之間，人家已趕到後門，安馨還算機靈，一聽屋旁草中似有悉率之聲，忙向叢樹中一隱，將整個身體，隱在一株大樹後，果見有兩個苗人，手執苗刀，掩到後門邊，細細察看門上的痕跡，看了半天，似乎不會看出什麼，就轉身向屋後林間走來，眼看就要走到安馨藏身的樹旁，忽然聽到遠遠的有一聲救命的呼聲，二苗酋當即轉過臉去，向呼聲處尋找。

片刻，又有第二呼聲吹來，要比第一聲更爲清楚，方向也約略可辨，二苗立即飛身向方才安馨的來路上跑去，安馨也是驚疑，心裏一陣打鼓，恍然醒悟，知是方才被自己網縛住的那個更夫，但他營救玉驄之心過切，也不顧利害，立時悄悄奔出樹來，又縱身到後門，舉斧插入後門的門軸上，打算挖開牠，免得發聲太大，他只知方才二苗已向北隨聲追去，却不料還有二苗此時也正從前門轉到屋後，此二人一名叫羅甸臣，一個名叫春揚，都是川滇悍苗中厲害的人物，這時兩人轉過屋來，他們步履輕捷，安馨又一心都在門上，竟絲毫不會覺察，但是春揚眼毒，一眼就看見一人正伏在後門外，用斧子向門軸上使勁的撬，他忙一肘羅甸臣，二人一前一後，悄悄掩到安馨身旁，此時安馨因見門軸已經漸漸被自己感動，心中大喜，正在一心專注在那扇門上，自然不會留神到身旁的，春揚在星光下一看

，認識他就是昨天赴宴的安馨，竟一聲不響，手握苗刀，掩到安馨背後，相隔只有三五步路的地方，安馨畢竟不愧是一個久經大敵的能手，敵人到了身臨切近，他猛覺身旁有一種極微細的悉率之聲，跟着人影一恍，春揚的刀已到了安馨的背上，安馨既聞其聲，又見其影，自然斷定有人襲擊，說時遲，那時快，只在這剎那之間，安馨也來不及再拔出門軸上的斧子，立時一個「黃龍翻浪」，雙足微點，從左側斜竄出去丈來遠，那春揚苗刀落空，鏗的一聲，刀已砍在後門鐵皮上，春揚不由吃了一驚，暗說此人好快的身法，就在春揚驚愕之間，安馨早已一連兩三個縱步，向原路上逃去。他知道別墅內人手甚多，自己意在救出玉驪，無心跟這些人交手，所以不願多費氣力，暗忖既是今晚救不出玉驪，不如暫時回去，明後天再來，所以他一口氣向圍牆跑去，二苗雖然緊緊追趕，但身法却跟不上安馨，眨眼間安馨已沒了影兒，此時金駝與芮瑣瑣，也趕到一處，他們四人忙着向圍牆下面搜索了一回，那裏還有安馨的影兒。

## 後記

第五集結束全書：接敘安馨二次夜探別墅。不料尤任兩人，已暗派四名苗酋，祕密將玉驄押解進省，後來安馨力戰羣苗，幾乎喪身，幸寶祥得到靈鷲示警，趕來救援，鐵掌癸凶苗，兩人重上征途，泥溪司獅王兩次逞兇，一場惡戰，擊退羣凶，黃泥溪河，巧救玉驄，於是三人趕奔成都府，各獻絕技，闖過重重埋伏，進入成都府，經過驚險絕倫的血戰，才得活捉吳禮，叢林中，玉驄用朱痕劍手刃父仇，剜胸摘心，望空哭親後，才算完全結束苗疆全部慘劇。場面驚險火熾，事跡悲壯，實為本書最緊張者。

武俠奇情小說

# 苗疆風雲

第 集

一九五一年三月初版

全書五冊 第四集 四千五百元

著者 朱 貞 木

出版者 正 華 書 店

發行者 正 華 書 店

上海惠民路四一九弄八八號

特約經銷 協和書店 上海北京西路  
八二一六號

各埠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最新出版武俠技學小說

鄭證因著，全書十集，已出六集

荒山俠踪每集定價四五百元

鄭證因著，全書五集，已出三集

霜天雁影每集定價四五百元

鄭證因著，全書五集，已出一集

火中蓮每集定價四五百元

鄭證因著，全書六集，已出二集

楓菱渡每集定價四五百元

朱貞木著，全書五集，全部出版

羅利夫人每集定價五千元

朱貞木著，全書五集，已出四集

苗疆風雲每集定價四五百元

新書預告

續羅利夫人 在印刷中

酒俠魯顛 在製版中

龍門三擊 在製版中

重版修訂版，章回小說

張恨水著 燕歸來 全書六集 不日出版

正華書店發行

